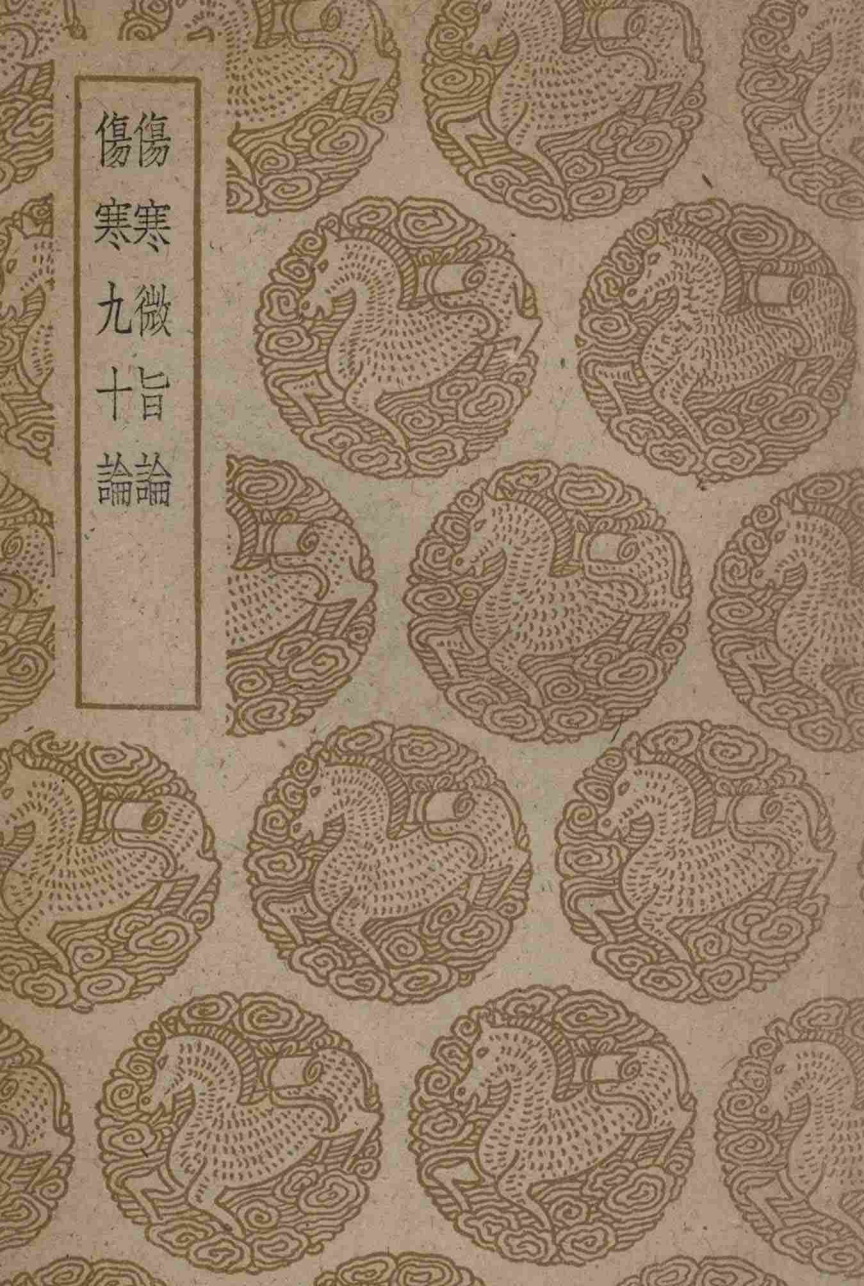


傷傷  
寒寒  
九微  
十旨  
論論





論旨微寒傷

撰和祗韓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傷寒微旨論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 傷寒微旨提要

傷寒微旨二卷。宋韓祇和撰。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其名。亦不著作者名氏。但據序題元祐丙寅。知其爲哲宗時人而已。今檢永樂大典各卷內。此書散見頗多。每條悉標韓祇和之名。而元戴良九靈山房集。亦稱自漢張機著傷寒論。晉王叔和。宋成無己。龐安常。宋眩。許叔微。韓祇和。王賓之流。皆互有闡發。其間祇和姓名。與永樂大典相合。是祇和實北宋名醫。以傷寒爲專門者。特宋史方技傳不載。其履貫遂不可考。且書凡十五篇。間附方論。大抵皆推闡張機之旨。而能變通於其間。其可下篇。不立湯液。惟以早下爲大戒。蓋爲氣質羸弱者言。然當以脈證相參。知其邪入陽明與否。以分汗下。不宜矯枉過直。竟廢古方。至如辨脈篇。據傷寒例。桂枝下咽。陽盛乃斃。承氣入胃。陰盛乃亡之義。以攻楊氏之謬誤。可汗篇。分陰盛陽虛。陽盛陰虛。陰陽俱盛三門。則俱能師張氏。而神明其意矣。又如汗下溫三法。分按時候辰刻。而參之脈理病情。乃因張機正傷寒之法。而通之於春夏傷寒。更通之於冬月傷寒。亦頗能察微知著。又如以陽黃歸之過下亡津。則於金匱發陽發陰之論。研析精微。不特傷寒之黃。切中竅要。卽雜病之黃。亦可以例推矣。其書向惟王好古陰證略例中間引其文。而原本久佚。今採掇蒼粹復成完帙。謹依原目釐爲上下二卷。陳振孫所稱之原序。則永樂大典不載。無從採補。殆編纂之時。舊本已闕歟。

# 傷寒微旨論卷上

## 傷寒源篇

宋 韓祇和撰

夫傷寒之病。醫者多不審察病之本源。但只云病傷寒。卽不知其始自陽氣內鬱結。而後爲熱病矣。自冬至之後。一陽漸生。陽氣微弱。猶未能上行。易曰。潛龍勿用是也。至小寒之後。立春以前。寒毒殺厲之氣大行。時中於人。則傳在臟腑。其內伏之陽。被寒毒所折。深挾於骨髓之間。應時不得宣暢。所感寒氣淺者。至春之時。伏陽早得發泄。則其病輕。名曰溫病。感寒重者。至夏至之後。真陰漸發。其伏陽不得停留。或遇風寒。或因飲食沐浴所傷。其骨髓間鬱結者。陽氣爲外邪所引。方得發泄。伏陽旣出肌膚。而遇天氣炎熱。兩熱相干。卽病證多變。名曰熱病。按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冬傷于寒。注云。冬寒且凝。春陽氣發。寒不爲釋。陽拂于中。與寒相持。故病溫。又熱論云。人之傷于寒也。則病熱。注云。寒毒薄于肌膚。陽氣不得散發。而內怫結。故傷寒者。反爲熱病也。以此證之。卽傷寒之病。本于內伏之陽爲患也。傷寒受足經篇云。人身有十二經絡。分布上下。故手有三陽三陰。足有三陽三陰。手三陽者。太陽小腸也。陽明大腸也。少陽三焦也。三陰者。太陰肺也。少陰心也。厥陰心包絡也。足三陽者。太陽膀胱也。陽明胃也。少陽膽也。三陰者。太陰脾也。少陰腎也。厥陰肝也。今傷寒之病。只受于足三陽三陰者。何也。熱論云。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二日。

陽明受之。陽明主肉。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故胸脇痛而耳聾。四日。太陰受之。故腹滿而咽乾。五日。少陰受之。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故煩滿囊縮。今經中論其傷寒病所傳受而不傳于手之三陽三陰。古今未見其說焉。且人之生也。稟天地陰陽氣。身半以上。同天之陽。身半以下。同地之陰。或四時有不常之氣。陽邪爲病。則傷于手經也。陰邪爲病。則傷于足經也。故寒毒之氣。則中于足經矣。易云。水流濕。火就燥。是也。太陰陽明論。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注云。同氣相求爾。又曰。傷于風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注云。陽氣炎上。故受風。陰氣潤下。故受濕。蓋同氣相合爾。至真要大論云。身半以上。其氣三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地之分也。地氣主之。注云。當陰之分。冷病歸之。當陽之分。熱病歸之。脈要精微論云。故中惡風。陽氣受之也。以此爲證。卽寒毒之氣。只受于足之三陽三陰明矣。

傷寒平脈篇

夫傷寒既稟于冬。得春夏之氣。則欲發泄。而又因飲冷嗜欲。則觸起。因衝風雨。則迫動。因他人病所著。則外邪煦出內邪。既病之後。變動不常。未見于證。先形于脈。脈者人之權衡。浮數而軟。命之曰傷風。浮數而硬。命之曰傷寒。傷寒之脈。陽毒則頭大尾小。陰毒則頭小尾大。頭者寸也。尾者尺也。寸有餘則爲陽毒。尺有餘則爲陰毒。三部皆有餘。乍小乍大。爲往來未定。陽毒盛則解。陰毒盛則溫。陰陽皆盛。則平。陰陽皆弱。則扶。陰陽未定。則待。既久不定。然後觀證。治傷寒以脈爲先。以證爲後。浮者按之。便得。數者一息六至。以

上硬者有力。凡有吐瀉。當以脈候。關前脈大。關後脈小。或六脈俱大。雖吐瀉大熱之證。不得便以爲熱。關前脈小。關後脈大。或六脈俱微。雖秘結大寒之證。不可便以爲寒。經云。關前爲陽。關後爲陰。

### 辨脈篇

夫辨傷寒病之脈。不出于數種。曰浮。曰沈。曰數。曰遲。曰陰。曰陽。先識此等六脈。然後辨盛虛。審大小。察緊緩。爲治病之急務。今之醫流。治傷寒病。則憑脈浮爲陽。脈沈爲陰。全不明脈尺寸有陰陽虛盛之理。爲可汗下與不可汗下之規。往往變傷寒爲壞病焉。

浮脈者。皆謂舉之有餘。及按之三四菽重得之也。脈有三部。有上部。有中部。有下部。凡脈在上部者。皆名浮也。於傷寒病卽不然。但病人兩手脈見之于皮外。指到不及。按便得者。乃是浮也。若病在表。脈浮。不得便以浮爲陽。浮中亦有陽亦有陰也。蓋三陰病在表。脈亦浮也。故有可汗者。有不可汗者。

沈脈者。非謂深取而得之也。若在中部上見。卽爲沈矣。但兩手脈按之至皮下得者。乃是沈也。傷寒病在裏。三部脈沈。不得便以沈脈爲陰。沈中亦有陽亦有陰也。假令三陽病在裏。脈亦沈也。故有可下者。有不可下者。

數脈者。一息六七至是也。病人脈或浮或沈。若陰陽氣停。脈雖及六七至。只是邪氣傳受。不宜妄投藥也。若脈及七至已上。按之有力。卽可投藥解之。此陰氣弱。陽氣勝也。

遲脈者。一息四至下三至上是也。病人脈或浮或沈。不以大小緩急。但見脈遲。便可投藥和之。此是陽氣

弱陰氣勝也。前數脈不投藥者。蓋數脈與陽病相應。何藥之有。今遲脈投藥者。乃是遏陰氣而歸于陽也。陽脈者。非謂脈浮爲陽也。病人兩手脈或浮或沈。皆以寸口爲陽也。若以在表爲陽。古人何以不云病在陽。而云病在表也。平人氣象論曰。寸者陽分位也。脈經曰。從關至魚際是寸口內。陽之所治也。又曰。關前爲陽也。

陰脈者。非謂脈沈爲陰也。病人兩手脈或浮或沈。皆以尺中爲陰也。若以在裏爲陰。古人何以不云病在陰。而云病在裏也。平人氣象論曰。尺者陰分位也。脈經曰。從關至尺是尺中內。陰之所治也。又曰。關後爲陰也。

盛脈者。非謂牢實洪滑也。是陰陽氣偏勝之名也。病人脈或沈或浮。不以大小緩緊。若寸口力大。名曰陽盛。尺中力大。名曰陰盛也。

虛脈者。非謂軟微濡弱也。是陰陽氣不足之名也。病人脈或浮或沈。不以大小緩緊。若寸口力小。名曰陽虛。尺中力小。名曰陰虛也。

大脈者。按之指下似洪而極大也。病人脈三部力停。或在表。或在裏。按之雖大。若不發熱。冒悶。及口燥咽乾。譫語者。此是無表裏證。不可妄治之。治之。卽邪毒相攻。爲壞病矣。

細脈者。比常脈小也。非微細之細也。若病人兩手三部脈力停。或在表。或在裏。其脈按之小。或無力。雖陰脈先見。而證未見。便可少投溫藥和之。何者。蓋欲消陰氣。歸於陽也。



緊脈者寒也。按之指下如繩動而無常是也。病人三部脈力停。或浮而緊。表傷寒也。或沈而緊。胃中寒也。若不惡寒。不自汗。不胸滿。不腹痛。勿妄治之。此是傷於寒氣而傳受也。

緩脈者風也。按之指下軟。差駛病於遲是也。病人三部脈力停。或浮而緩。表傷風也。或沈而緩。亦胃中寒也。若不惡風。不自汗。不嘔逆。不腹滿。亦勿妄治之。亦是傷於風而傳受也。

前辨脈之法。乃是病人始得病三四日以前。未經服汗下吐藥。即依前脈調理。免成壞病。若病人服汗下吐藥太過。變見別脈。及有壞病證。悉具仲景傷寒之論也。

### 陰陽盛虛篇

凡治傷寒病。先辨脈之浮沈。次于浮沈中。察寸尺之虛盛。何謂虛盛。病人兩手三部脈。或浮或沈。關前寸脈小。關後尺脈大。曰陽虛陰盛。關前寸脈大。關後尺脈小。曰陽盛陰虛。今之醫者則不然。皆云脈浮爲陽。豈可更言陰。脈沈爲陰。豈可更言陽。執此偏見。枉陷病人。至于不救。難經云。五十八難曰。傷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出而死。下之而愈者。何也。夫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即愈。楊氏曰。此說反倒。於義不通。不可依用。若反此行之。大爲順耳。楊氏即據脈經辨脈陰陽大法云。脈有陽盛陰虛。陰盛陽虛。何謂也。曰浮之損小。沈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沈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陰陽虛實之意也。注云。陽脈見寸口浮而實大。今輕手按之。更損減而小。故言陽虛。重手按之。反更實大而沈。故言陰實也。楊氏曲執此二端爲治傷寒病汗下之法。況脈經中立此辨脈陰陽大法。蓋總

言雜病脈浮之損小。沈之實大。沈之損小。浮之實大。爲陰陽虛盛之說。非爲傷寒病立言也。傷寒病脈浮。當以關前爲陽。關後爲陰。脈沈亦以關前爲陽。關後爲陰也。假令三部脈浮。有可汗者。有不可汗者。若寸脈短小。尺脈實大。名曰陰盛陽虛。乃可汗之。汗之即愈。若寸脈實大。尺脈短小。名曰陽盛陰虛。不可汗之。汗之即死。三部脈沈。有可下者。有不可下者。若寸脈實大。尺脈短小。亦名曰陽盛陰虛。乃可下之。下之即愈。若寸脈短小。尺脈實大。亦曰陰盛陽虛。不可下之。下之即死。今楊氏執難經正文爲汗下之誤。又言文意反倒。不可依用。由其不通難經中陰陽二字。迺是三部脈浮沈中寸爲陽。尺爲陰。非謂三部脈浮爲陽。沈爲陰也。使後人妄憑注中之說。悞投汗下藥以害人命。皆楊氏爲萬世之罪魁也。蓋楊氏殊不達聖賢之意。自擅己能。謬傳於世。故也。且仲景傷寒例曰。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乃亡。假令脈浮爲陽。合投桂枝湯。仲景何言陽盛則斃。蓋謂三部脈浮。寸脈力大。關尺脈力小。爲陽盛。若投桂枝湯。足以助陽爲毒。是病人必死矣。假令脈沈爲陰。合投承氣湯。仲景何言陰盛則亡。蓋謂三部脈沈。寸脈力小。關尺脈力大。爲陰盛。若投承氣湯。足以助陰爲毒。是病人必亡矣。此仲景汗下之戒。正與難經陰陽虛盛文意同也。則楊氏之失明矣。病在表。脈浮。寸脈力小於關尺。此爲陽虛陰盛。雖三日以後。至四五日。亦可投發表藥。若寸脈力大於關尺。此爲陽盛陰虛。雖未滿三日。亦不可投發表藥。投之則助陽爲逆。病人三日以後。病猶在表。脈浮。三部齊等。尙不可投汗藥。況寸脈力大于關尺耶。病在裏。脈沈。寸脈力大于關尺。此爲陽盛陰虛。雖四日後。亦可下之。若四日以前。雖有此脈。未投下藥。亦不爲晚。若寸脈力小於關尺。此爲陽

虛陰盛。雖四日至六七日以後。亦不可投下藥。下之則助陰爲逆。病人四五日以後。病傳在裏。脈沈三部齊等。尙不可投下藥。況寸脈力小於關尺耶。

### 治病隨證加減藥篇

夫病證變壞急速者。無出於傷寒。古人以傷寒爲卒病也。古今治傷寒。無出於仲景方。仲景尙隨證加減藥味。量病而投之。傷寒論辨太陽證。小青龍湯方內。若渴。去半夏。加藜蘘根。微利。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若喘。去麻黃。加杏仁。又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者。小柴胡湯方內。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藜蘘根。若腹中痛。去黃芩。加芍藥。脇下硬。去棗。加牡蠣。若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黃芩。加茯苓。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若欬。去人參。棗。薑。加五味子。乾薑。又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桂枝附子湯方內。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枝。加朮少許。又少陰傷寒病二三日不已。眞武湯內。若欬。加五味。細辛。乾薑。若小便利。去茯苓。若下利。去芍藥。加乾薑。若嘔。去附子。加生薑。又霍亂理中丸方內。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吐多。去朮。加生薑。下利多。還用朮。悸者。加茯苓。渴欲得水者。加朮。腹中痛。加人參。寒者。加乾薑。腹滿。去朮。加附子。今據此五方中。加減藥味之法。乃是前賢訓誨人之深意也。今之醫者。見古方中有加減。竟卽依方用之。若方中無加減。竟不能更張毫釐。所謂膠柱也。況素問有異法方宜論。豈是執一端而治病也。假令雜病方可用。治傷寒病者。亦可投之。豈須待傷寒論中有法也。況古人之心。文筆不能盡言者多矣。

用藥逆篇

病人若因服下藥太過。兩手脈沈細數。肢體逆冷。煩燥而渴者。乃是陽氣下陷入丹田。陰氣厥逆滿上。二焦。故令人躁。此名陰躁也。醫者見病人煩躁。又不詢其端由。亦不詳其脈理。便用涼藥治之。涼藥得下。病勢愈甚。至於困極不救者多矣。病人若因下之太早。兩手脈沈遲細而無力。或遍身及四肢逆冷。煩躁而渴者。或引飲不休。好泥水中臥者。須用性熱藥治之。凡投性熱藥。皆須冷服。何故如是。蓋爲病人腹中陰氣太盛。若投熱藥湯劑。卽陰陽氣相擊。藥下必使吐出。須候湯劑極冷卽投之。投之不吐者。以腹中陰氣與冷飲相逢。卽同氣相求爾。故藥下不吐也。藥雖冷飲。久卽必發熱矣。所謂始同而終異也。素問云。醇酒冷飲。久必發熱。是也。假令投仲景四逆湯之類。一依前說。若病人不煩躁。卽熱藥可溫服之。

病人若傷暑熱。胃中空虛。飲冷太過。遂成泄利。日二三十往。大便色黃。米穀不化。渴飲水漿。醫者見此證。云脾胃不和。故至此也。投熱藥。或止之。或補之。熱藥既下。往往吐出。及下利愈甚。此亦陰陽氣相擊也。若處承氣湯之類。令病人熱飲之。藥既得下。必不吐出。亦是與胃中熱氣相從也。熱力既消。藥冷。性得行。其病卽愈。素問注云。以蔥薑和粉藿投之是也。

可汗篇

傷寒病。有可汗者。論中。但統言其可汗證。及可汗脈。或云。脈浮弱。或云。脈浮而數。或云。脈浮緊。或云。脈浮無汗而嘔。或云。脈浮而在表。今略舉數條。後人但憑脈之大槩。並不分脈浮有陰陽虛盛之理。又不分有

可汗有不可汗之處。悞投發表藥服之。則多變成陽毒之患。今舉病人有汗惡風。無汗發熱。分爲三等。及據立春以後。立秋以前。氣候輕重。各立方治之。庶學者易爲開悟耳。

病人一二日前。兩手脈浮數。或緩或緊。按之差軟。寸關尺若齊等。雖有頭痛身熱。但只是邪氣傳于陽分。不可妄投發表藥也。

病人雖頭痛惡風身熱。若兩手脈寸關尺三部齊等。其力不甚大不甚小者。亦未可使與解表藥。此是見表證。未見表脈也。直候寸脈力小於關尺。方可投解表藥。

大抵治傷寒病。見證不見脈。未可投藥。見脈不見證。雖少投藥。亦無害也。

凡治雜病。以色爲先。以脈爲後。治傷寒。以脈爲先。以證爲後。病人兩手脈浮數而緊。名曰傷寒。若關前脈力小。關後脈力大。惡風不自汗。此乃陰氣已盛。先見於脈也。若不調藥和之。後必惡風。及自汗出。若立春以後。至清明以前。宜調脈湯主之。清明以後。至芒種以前。宜葛根柴胡湯主之。芒種以後。及立秋以前。宜人參桔梗湯主之。

### 調脈湯

葛根一兩 防風去蘆牛兩 前胡去苗三錢 甘草炙中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一塊。如棗大。劈破。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如寸脈依前力小。加棗三箇。劈破。同煎。

葛根柴胡湯

葛根<sup>一兩</sup> 柴胡<sup>兩</sup> 芍藥<sup>二</sup> 桔梗<sup>分三</sup> 甘草<sup>分三</sup>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寸脈依前力小，加葱白三寸同煎服之。

人參桔梗湯

人參<sup>分三</sup> 桔梗<sup>分三</sup> 麻黃<sup>去節一兩</sup> 石膏<sup>兩三</sup> 甘草<sup>分三</sup>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荆芥五穗，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尺脈依前力小，加麻黃二分，去節同煎服。病人兩手脈浮數而緩，名曰中風。若寸脈力小，尺脈力大，惡風不自汗，此亦陰氣已盛，先見於脈也。若不調藥和之，後必惡風自汗出。若立春以後，至清明以前，宜薄荷湯主之。清明以後，至芒種以前，宜防風湯主之。芒種以後，立秋以前，宜香芎湯主之。

薄荷湯

薄荷<sup>兩一</sup> 葛根<sup>兩一</sup> 人參<sup>分三</sup> 甘草<sup>分三</sup> 防風<sup>去蘆兩</sup>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寸脈力尙小，加薄荷二分。

防風湯

防風<sup>去蘆兩</sup> 桔梗<sup>分三</sup> 甘草<sup>分三</sup> 旋覆花<sup>各半兩</sup> 厚朴<sup>炒分三</sup>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入薑一塊如棗大，劈破，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寸脈力尙小，加荆芥

穗五七枚同煎

### 香芎湯

川芎一分石膏二升麻三分甘草半兩厚朴半兩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如三五服後寸脈力尙小加細辛二分

前二段又將中風傷寒各立法者何蓋爲病人始得病三日已前因中風脈緩或因傷寒脈緊脈雖先見而病證猶未見尙可用藥解之故各立方爾

病人兩手脈浮數或緊或緩寸脈短及力小於關尺脈者此名陰盛陽虛也若自汗出惡風者是邪氣在表陰氣獨有餘也素問云陰氣有餘而多汗身寒是也即可投消陰助陽發表藥治之若立春以後至清明以前宜六物麻黃湯主之清明以後至芒種以前宜七物柴胡湯主之芒種以後立秋以前宜發表湯主之

### 六物麻黃湯

麻黃去節一兩人參各半兩甘草各半兩葛根各三分蒼朮各三分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棗二箇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已後汗未止加荊芥三分如三五服後不怯風猶自汗出加舶上丁香皮半兩

### 七物柴胡湯

柴胡<sub>兩二</sub> 蒼朮 荊芥穗 甘草 麻黃<sub>去節各一兩</sub>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入薑一塊、如棗大、劈碎、棗三箇、劈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三五服後、汗未止、猶惡風者、加葱白三寸、如三五服、汗猶未止、加當歸一兩、同煎服。

發表湯

麻黃<sub>去節一兩半</sub> 蒼朮<sub>三分</sub> 人參<sub>兩半</sub> 當歸<sub>去蘆半兩</sub> 舶上丁香皮 甘草<sub>各三分</sub>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一塊、如棗大、劈破、棗三箇、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後、汗未止、猶怯風者、加桂枝三分、如汗未止、更加細辛半兩、以汗止爲度。

病人脈浮數、或緊或緩、其脈上出魚際、寸脈力大於關尺、此名陽盛陰虛、若發熱、冒悶、口燥咽乾者、乃是邪氣在表、陽氣獨有餘也、素問云、陽氣有餘、而身熱無汗、是也、可投消陽助陰藥以解表、若立春以後、至清明以前、宜人參湯主之、清明以後、至芒種以前、宜前胡湯主之、芒種以後、至立秋以前、宜石膏湯主之、人參湯

人參<sub>兩半</sub> 石膏<sub>兩二</sub> 柴胡<sub>兩一</sub> 芍藥 甘草<sub>各三分</sub>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三片、如錢大、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後、依前發熱者、每服水一盞半、加豆豉十五粒、同煎至八分、如前熱未解、更加石膏二兩。

前胡湯



前胡兩、石膏兩、豆豉熟焦三分、桔梗分、甘草兩。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一塊，如棗大，劈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依前熱未解，每服入豆豉三十粒，水一盞半，同煎至八分，去滓，熱服。

### 石膏湯

石膏兩、芍藥兩、柴胡兩、升麻、黃芩、甘草各三。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入豉一合，煎八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後，熱不解，加知母一兩。如熱未解，加大青一兩。

病人兩手脈浮數，或緊或緩，三部俱有力，無汗惡風者，此是陰陽俱有餘。素問云：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是也可用藥平之。若立春以後，至清明以前，宜解肌湯主之。清明以後，至芒種以前，宜芍藥湯主之。芒種以後，至立秋以前，宜知母湯主之。

### 解肌湯

芍藥兩、麻黃三分、升麻、甘草炙，各。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入豉半合，煎至八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後，猶惡風者，加麻黃半兩，石膏一兩。

### 芍藥湯

芍藥 荆芥穗各一兩 石膏三兩 甘草炙半兩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一塊劈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後猶惡風再加棗三箇煎法如前

知母湯

知母 麻黃去節 升麻各一兩 石膏二兩 甘草一兩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入薑一小塊同煎八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後猶惡風者加麻黃半兩

仲景云傷寒爲病脈緩者名中風脈緊者爲傷寒蓋始因經冬溫毒毒氣中其人內伏之陽沈潛于骨髓之內每至春夏發時或因外傷寒而引內邪出及乎內邪既出卽爲病一也故古人立此二端恐後人疑其緊脈與緩脈治法別也若中風與傷寒脈異何故仲景無別法治之此乃後人不究仲景之心也

前二段又將中風與傷寒以一法治之者何蓋病人始得病後脈與證俱見若投解利藥必不能愈故立前方同法治之病人始得病一二日至五六日尙有表脈及表證者亦可依脈證投藥凡投解表及發表藥每一日可飲三服病甚者可至五服外不可頻投藥也如證未解可投熱粥內加葱白亦佳如有汗出勿厚衣蓋覆恐出汗太過作亡陽證

可下篇

傷寒病有可下者論中但統言其可下證及可下脈或云下利三部脈皆平心下硬或云下利脈遲而滑

者內實。或云脈滑而數者。有宿食。或云脈沈者內實。或云脈滑內疾。或云脈浮大。按之反澀。有宿食。或云脈實者。今略舉此數說。後人但憑其脈之大綱。卽不分脈沈有陰陽虛盛之理。又不分有可下有不可下之處。悞投下藥。終則變成四肢逆冷。手足拘攣。嘔逆喘滿之患。

病人四五日以後。兩手脈沈數。按之不甚實。若三部力齊等。雖有發熱冒悶。只是邪氣傳于內。潛在胃脘。不可妄投下藥也。若投黃芩湯三服以解之。卽可。

病人五六日。兩手三部脈沈數大。按之不斷。寸脈上湧。力大于關尺脈。此名陽盛陰虛。可大小承氣湯。以助陰消陽也。若腰重。口乾。譫語。項背以上澀然汗出。時時潮熱者。可服調胃承氣湯。若第四五日見此證。脈可服小承氣湯。

病人三四日以後。兩手三部脈沈數。寸脈斷。力小。關尺脈力大。此名陰盛陽虛。切不可投下藥。宜據溫中篇內湯丸投之。以助陽消陰也。

病人兩手三部脈沈數。按之至骨。有力而不斷。口燥咽乾而渴。時時發熱冒悶者。此是陰陽氣俱實。可用藥和之。宜黃芩湯主之。

黃芩湯

黃芩 甘草 山梔子 芍藥 厚朴 花粉等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如脈力差軟。住服。若大便溏。去梔子。加葛根等分。若立

春以後、立夏以前、見證者、去梔子芍藥、加柴胡、去苗等分。

病人兩手脈沈數大、按之不斷、寸脈上湧力大於關尺者、此名陽盛陰虛、可投藥下之、以助陰消陽也。若立春以後、至清明以前、可下者、小承氣湯內、更加厚朴半兩、減大黃一兩、主之。若發熱譫語引飲者、小承氣湯、清明以後、芒種以前、可下者、小承氣湯主之。若發熱、冒悶、腰重、引飲、時時譫語、大承氣湯、芒種以後、至立秋以前、可下者、大承氣湯主之。若發熱、煩燥、腰重、譫語、頭面濺然有汗者、調胃承氣湯主之。凡用大小承氣、及調胃承氣、並用仲景方。

病人立春以後、至芒種以前、第三四日、雖有可下證、及有可下脈、亦未可使投下藥、直候至第五日、或第六日、投下藥者何、蓋天氣陽力尙微、慮下之太過、變成壞病也。若芒種以後、立秋以前、雖第二三日、有可下證、及有可下脈、亦未可使下之、直候至第四五日下之、天氣炎盛、與胃中熱氣相干、雖第四五日投下、必不能成後患也。

凡投下藥、不得務急爲勝、假令今日寅時、投下藥、至申時酉時不動、可再投下藥、假令今日酉戌時、投下藥、至來日雞鳴時不動、再可投下藥、切宜慎守也。

病人三四日以前、切不宜早下、早則多成結胸、及四逆之患、至十二日以後者、見有下證、雖脈不至實盛、亦宜下之、假令第十二三日、投下藥之後、至十六七日、尙口燥咽乾譫語者、卽更宜下之、何者、蓋爲陰病、不過六七日、乃劇、若陽病、至十三日以後、頻投下藥、無害也、今立此言者、恐醫流將病人日數淺深、一槩

治也。且今太平久矣。臟腑柔脆。故氣血虛弱。但遲投下藥。亦無害耳。

病人四五日以後。假令今日寅時。見下證。及有可下脈。未可便投下藥。更候之。午未時間。陽氣盛。再看其脈。若比寅時寸脈力倍大於關尺脈。即可下之。若與寅時脈力平同。即候次日投下藥。亦不爲晚矣。凡投下藥者。量其脈力輕重。證之深淺。不可下之太過。若太過。則病證多變。且古人立論。無失下之過。但罪其下之太早及太過爾。況病人七八日不大便。古人未嘗罪醫者投下藥之晚。此醫之深意思。後人全不通曉。

病人第五六日。兩手三部脈沈數。寸關尺力齊等者。此乃陰陽氣停。雖然咽乾。腰重。發熱。亦不可投下藥。當大便自下爾。

病人至六七日不大便。若其兩手寸脈小。尺中脈大。亦不可下之。雖不服下藥。而大便者。則必先硬而後溏。蓋由腹中有陰氣也。仲景論曰。先硬後軟。不可攻也。況鴨溏乎。

傷寒論中。或云。按之心下堅。腹中滿。不大便。口燥。咽乾。汗出。譫語。日晡時發潮熱。不能食。體重氣促。澀然汗出。皆是可下之證。雖有此可下之證。若三部脈停力弱。及寸脈小于關尺。此爲有下證。無下脈。不可下之。毫釐千里。直候寸脈力大于關尺。可下也。凡投下藥。只參酌仲景承氣湯輕重用之。

治傷寒病。投下藥者。本不爲取積及取食。止爲疎解陽毒之氣。若邪毒在內。陽氣盛。即寸脈大。乃可下之。其陽氣不盛。即三部脈停。何必下之。蓋今人只知沈在裏。便投下藥。殊不較量脈之陰陽虛盛也。

凡投下藥者。本因胃中有邪熱之氣。故投大黃芒硝之類。以消陽氣。今之醫者。絕不解古人下傷寒之法。多投以丸藥。丸藥多用巴豆、水銀、膩粉、粉霜、砒霜、甘遂、石腦油之類。皆是熱藥。但能逐其胃中濁惡。即愈增其邪熱矣。今用丸藥下傷寒病者。欲去胃中積聚。胃氣既虛。即邪熱在內。又與熱相逢。及吐納暑熱之氣。足以助陽爲毒。後成壞病也。

今人投下藥。纔見大便利。及三五次。急投和氣藥以補之。本意用大黃等涼藥。疏導胃中熱氣。熱氣纔過。乘虛之際。却投和氣補熱藥。決然變成發黃斑。出衄血、畜血、狂走之患矣。

凡投下藥。候四五日以後。有下脈及有可下證。即可下之。假令病人不投下藥。至六七日大汗後。依然腰痛、咽乾而渴、日晡發熱、頰赤、胸中冒悶、兩手脈實而數。宜用黃芩湯一兩服和之。直候大汗出後。至第五六日。投大承氣湯。或調胃承氣湯。亦無害。蓋于汗後。至第五六日。投下藥者。是因病人大病後。氣血虛弱。不可早下也。

前可汗篇。別立方藥。而不從仲景方。今可下篇中。不別立藥。而從仲景方者何。蓋太平之人。飲食動作過妄。作陽氣多。若用大熱藥發表。則必變成壞病。故斟酌重輕而立方也。世人陽氣即多。若用下藥。當從至陰藥投之。非仲景承氣湯之類。即別藥不能對病矣。請醫者深詳之。

# 傷寒微旨論卷下

## 總汗下篇

凡治傷寒病。若能辨其汗下者。卽治病之法。得其十全矣。今之醫者。則不然。但憑其熱論云。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又云。脈大浮數。病爲在表。可發其汗。脈細沈數。病爲在裏。卽可下之。此古人立理之綱維。而今人執之爲定法。又全不辨脈尺寸之陰陽。邪氣之虛盛。及內外證之輕重。但未滿三日。卽投發表藥。已滿四日。卽投下藥。其間或有辨脈之浮沈。投汗下藥者。以爲能事矣。殊不知未滿三日。亦有可下者。已滿四日後。亦有可汗者。又不知脈浮有不可汗者。脈沈有不可下者。熱論云。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三日。少陽受之。小陽主膽。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未入於臟。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故腹滿而咽乾。五日。少陰受之。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而囊縮。此三陰三陽受病之日。乃是聖人立條目之法。不必一日。巨陽。二日。陽明。爲次也。但會三陰三陽所直之日。與邪氣相逢。各相有形證也。假令一日。或耳聾。或鼻乾。或頭痛。或腹滿。或舌乾而渴。或囊縮。此是邪氣隨陰陽之經絡所傳也。餘日放此。雖見此三陰三陽病證。若兩手三部脈。或浮或沈。寸關尺力齊等者。不得妄投發表藥。及投下藥。當候兩手脈。浮沈中。或關前大。關後小。或關前小。關後大。此是陰陽氣之偏勝。卽依脈證投藥治之。仲景傷寒論。

傷寒例云。尺寸俱浮。太陽受病也。尺寸俱長。陽明受病也。尺寸俱弦。少陽受病也。尺寸俱沈細者。太陰受病也。尺寸俱沈者。少陰受病也。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此亦是因邪氣傳受三陽三陰之經。故見此脈。亦不可妄投發表藥及投下藥。當候兩手脈。浮沈中。或關前力小。關後力大。或關前力大。關後力小。此亦是陰陽氣之偏勝。即依脈證投藥治之。且黃帝作三陽三陰證在前。仲景述三陽三陰脈在後。本爲邪氣所傳。故設此語。非務求法治之。恐後人悞投藥也。今人纔見病人有此三陰三陽病證及脈。便急投藥求命。則失之遠矣。熱論云。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噎。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縮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且傷寒病。若見三陽三陰證。及脈合。用藥調治。古人何言大氣皆去。病日衰矣。即知是不須用藥。妄調治也。仲景傷寒論辨太陽證云。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又曰。十二日。厥陰病衰。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矣。且素問經中。黃帝與岐伯問答。病證莫知其數。皆各立法治之。惟熱論中。傷寒病最爲大疾。卻至七日。太陽病衰。又云。大氣皆去。若是傷寒病。須用法調治。即聖賢皆不言自愈也。今之醫者。纔見人病傷寒。多不辨脈之理趣。又不分證之是非。便妄投藥以調治。往往變成壞病。至於橫夭。誠可傷也。

傷寒病稱可汗者。非謂病人三日以前也。蓋謂邪氣在表。或陰氣勝於陽氣。即寸口脈力小於關尺。令人惡風。或自汗出。即可投發表藥。以助陽消陰。若陽氣勝於陰氣。即寸口脈力大於關尺。令人發熱冒悶。可



投解表藥。以助陰消陽。非謂求汗出爲愈。若邪氣在表。脈浮。三部力齊等。惡風。不汗出。不冒悶發熱。又何必投發表及解表藥也。

傷寒病稱可下者。非謂病人第四日以後也。但見邪氣在裏。伏於胃中。或陽氣勝於陰氣。卽寸脈力大於關尺。令人口燥。咽乾。腰重。發熱。甚至於譫語。可投大黃等藥。以助陰消陽。若邪在裏。陰氣勝於陽氣。卽寸脈力小於關尺。令人胸滿悶。時或嘔吐。可投溫中藥。以助陽消陰。不可求取積爲愈。若邪氣在裏。脈沈。三部力齊等。不譫語。不口燥咽乾。不胸腹滿悶。又何必投藥下之。及溫中藥也。

世人爲見素問云。三日以前可汗。四日以下可下。乃執爲定法。今深戒醫流。不可將病人三日以前。妄投汗藥。四日以後。妄投下藥。切宜慎守。仲景云。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信矣。且古之聖賢立汗下二字。本謂調解陰陽偏勝之氣。而今醫者。執汗下二字。妄爲主治傷寒求愈之功。則失之遠矣。況仲景治傷寒病。未嘗有失汗下之戒。失下之過。但責其下之太早耳。此仲景之心也。後人或各擅家技。或自恃己能。殊不究仲景心。萬分之一。誠可罪焉。

### 辨汗下藥力輕重篇

凡醫者治傷寒病。遇其邪氣在裏。並不分邪氣之輕重。脈理之虛盛。只憑脈浮。便將發表藥一例投之。務期汗多爲快。藥力過劑。遂致衄血。吐血。發斑。汗漏。四肢拘攣。因成亡陽之患也。病人無汗發熱。三部脈浮。寸脈大於關尺者。此是陽盛。陽邪旣盛。若入於胃中。卽變成瘵熱之患。當用解

表藥以消陽氣解表藥者石膏甘草芍藥生薑豆豉薄荷柴胡葛根之類是也。

病人汗出惡風脈浮見陰盛者可投發表藥消陰氣發表藥者桂枝麻黃荊芥棗葱當歸附子乾薑之類是也。但不可全用桂枝耳。

凡投發表藥只要消解陰勝之氣不務汗多爲法。若汗出太過則成亡陽之病。仲景桂枝湯證云令遍身熱然微似有汗不可如水流漓。今既見可汗證當投發表藥。古人何故卻云汗不可如水流。足知發表藥不謂汗多爲愈也。

凡醫者治傷寒病遇其邪氣在裏並不分邪氣之輕重脈理之虛盛只憑脈沈便將下藥一例投之務期大便快利爲法。既過劑遂成噫噦嘔吐四肢逆冷及拘攣之患。

病人發熱冒悶或譫語脈見陽盛者可投下藥以消陽氣。陽氣既消則無忽變之證。消陽藥者大黃芒硝梔子甘草枳實之類是也。如用大黃芒硝須用少兼厚朴以和之。若一服未中再服之不可務期快利。切宜慎守也。

凡投下藥只要消陽毒之氣不務取積爲快。今既見可下證古人何故卻罪下之太早及太過。足知不務快利爲法也。

今立此篇較量藥力輕重者蓋謂醫流執守古方不能隨形證淺深增減藥味也。若能辨藥輕重隨證用藥何慮太過不及之責也。葛氏肘後篇曰傷寒有數種初覺作葱豉湯頓服取汗如不汗加葛根升麻更

作加麻黃鼓湯。以此較之。卽古人豈一端而治病。故具輕重。出此篇以明之。

### 溫中篇

夫傷寒病之說。始黃帝以開其端。由至於仲景方陳其條目。自後膚淺之學。莫知其數。立言者。只云病在表可發汗。病在裏可下之。或云不可汗。或云不可下。未嘗有溫中之說。仲景傷寒論云。尺寸俱沈細。太陰受病也。尺寸俱沈。少陰受病也。尺寸俱微緩。厥陰受病也。又辨太陰證云。病脈浮。可發汗。宜桂枝湯。又自利不渴。宜四逆湯。又腸滿時痛。桂枝加芍藥湯。辨少陰證云。少陰病。始得之。發熱脈沈。麻黃附子細辛湯。少陰證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又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沈。附子湯。又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又少陰病。脈沈。急溫之。宜四逆湯。今舉仲景論中數條。最是治三陰病之良法。於今世之用。尙有未盡證者。愚嘗校讎。自至和初歲。迄于今三十餘年。不以歲之太過不及。每夏至前。以有病傷寒人。十中七八。兩手脈俱沈細數。多是胸臆滿悶。或嘔吐。或氣塞。或腹鳴。或腹痛。與仲景三陰病之說脈理同。而證不同。因不敢妄投仲景治三陰病藥。醫者纔見脈沈及胸膈滿。便投藥下之。往往不救。嘗斟酌仲景理中丸與服之。其病勢輕者。卽胸中便快。其病勢重者。半日許悶依然。或有病人脈沈細遲。故仲景四逆湯溫之。多藥力太熱。後必發煩躁。因較量此形證。今別立方以治之。多得對病。不可不傳焉。

按王好古陰證略例云。此一條非四逆熱而不當也。仲景當漢末。韓氏當宋隆時。勢異也。

病人但兩手脈細數。或有力。或無力。或關脈短及小者。胸中膈塞。悶氣不能相接者。便可隨證與脈投溫

中藥以治之。按王好古云此一條法甚活。

病人兩手脈沈遲或緩或緊。皆是胃中寒也。若寸脈短及力小于關尺脈者。此是陰盛陽虛也。或胸膈滿悶。腹中脹痛。身體俱急。手足逆冷。急宜溫之。若立春以後。至清明以前。宜溫中湯主之。清明以後。至芒種以前。宜橘皮湯主之。芒種以後。至立秋以前。宜七物理中丸主之。

溫中湯

舶上丁香皮

厚朴各一兩

乾薑

白朮

陳皮

丁香枝各二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葱白三寸。荆芥五穗。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三服未快。及手足逆冷。嘔吐。更加舶上丁香皮二分。乾薑一分。炮。

橘皮湯

陳皮

厚朴各一兩

藿香各三分

白朮

葛根各二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薑一塊。如棗大。劈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兩三服後未快。手足逆冷。嘔吐不止。加半夏三分。丁香枝半兩。加葱白三寸。同煎熱服。

七物理中丸

人參三分

生薑屑二兩

藿香三分

白朮二兩

桔梗三分

葛根二分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盞。煎至七分。和滓熱服。如兩三服後未快。及手足逆冷。嘔

吐加半夏二分乾薑二分炮

病人兩手脈沈細無力雖三部脈力停亦是陰氣盛也更不須候寸脈短治之或胸膈痛身體拘急疼痛

手足逆冷宜用溫中藥和之按王好古云此一條不須候寸脈短一若立春以後至清明以前宜厚朴湯

主之清明以後至芒種以前宜白朮湯主之芒種以後至立秋以前宜橘葉湯主之按王好古陰證略例

和解時一說與韓氏相似然湯液仲景四時之法固已備矣以其後人不識故韓李為大熱病隨經之

大藥加減輕重便為因時和解也至治應見便是活法韓李因時定藥是時然矣證復遠時定藥難用若用

定藥即是重便為因時和解也至治應見便是活法韓李因時定藥是時然矣證復遠時定藥難用若用

勝復淫至而不未至而登可定時為則邪主氣為病則只論主氣客氣為病則只論客氣主客相勝

上下相召有萬不同之變人之稟受虛實亦猶是也以此言之則仲景六經之言盡矣但患時氣醫者不

知耳此亞聖言簡而意有餘也後之賢者辭多而意少務致一時之弊此韓李為是因時一說也是說也

又為庸醫執方療病者設非敢為仲景別立一法也噫二公雖不足為漢之仲景亦足以為今之仲景也

厚朴湯 當歸 丁香枝 厚朴 甘草 乾薑各半 細辛分一人參分三

右為末煉蜜於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盞煎至七分和滓熱服如三五服後脈尚細及寸脈未為

力加葱白三寸同煎按王好古陰證略例云此一條言寸脈小者陽不及九天也加葱以通經

白朮湯 白朮 半夏 當歸 厚朴 生薑各半 舶上丁香皮分三

右為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生薑一塊如棗大劈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後未有力及寸

脈力尙小。加細辛半兩。葱白三寸。同煎服。

橘葉湯

橘葉 半夏 厚朴各半兩 藿香 葛根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入薑一塊。如棗大。劈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如三五服後。脈力尙小。手足

通冷。加細辛三分。

病人胸膈滿悶。時時嘔逆。支節疼。兩脇下痛。腹中鳴。此是停飲。宜二苓湯主之。

二苓湯

赤苓 豬苓 白朮 桂枝各半兩 滑石一兩 白豆仁 通草各一分 丁香皮三分 陳皮三分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小便未快。加瞿麥三分。嘔未止。加半夏半兩。寒甚。加葱

白三寸。按王好古云。此與李思訓調小便例同。

病人八九日後。服汗下藥太過。兩手脈沈細而無力。好蹠足臥。多惡明與人聲。身有粟起。時時發戰。一如

瘧證。宜羊肉湯主之。

羊肉湯

當歸 牡蠣 芍藥各一兩 龍骨半兩 桂枝去皮二分 黑附子二箇。每箇五錢。重泡。去皮臍。

右杵爲粗末。每服用末二兩。羊臍肉四兩。生薑二兩。葱白五寸。同剉爛。以水五升同熬。至二升半。以來。

淨絞去滓分作三盞服。

病人服藥胸中滿者。此是上焦有陽也。或藥力太過。上焦覺氣熱。腹滿。虛鳴。時時疔痛。此是被陽藥消逐。上焦陰氣併入下焦也。雖是下焦積寒。今上焦陽盛。更難投溫下焦藥也。當用炭灰或桑柴灰二三升許。入好醋拌和。乾濕得所。於銚內炒令灰熱。以帛包裹。置臍下熨之。頻換灰包。常令熱。以腹不痛爲度。或初用灰熨。病人不肯受者。勿聽。但令極熨之。勿住灰包。如因灰包熨後。得下利一兩行。或小便二三升。或微有汗。此是陰氣外出。或下泄也。當勿疑之。病輕者。乃得痊愈。

病人三部脈沈。寸脈力小於關尺。爲陰盛。當投溫中藥。以消陰氣。溫中藥者。厚朴。橘皮。人參。白朮。藿香。當歸。乾薑。細辛之類是也。按王好古陰證略例。海藏云。霜露山嵐雨滋。霜霧之氣而飲冷。寸口脈小。同證一。太過。兩手脈沈。細數。肢體並冷。煩躁而渴者。此是陽氣下陷。入丹田。陰氣厥逆。滿上二角。故令人躁。此名陰躁也。醫者見病人煩躁。又不過詢其端。由亦不詳其脈氣。下陷。入丹田。陰氣厥逆。滿上二角。故令人躁。此名不救者。突病入煩躁。下之太過。兩手脈沈。遲細而無力。或遍身及四肢逆冷。煩躁而渴。或引飲不休。極泥水中臥者。須用性熱藥治之。凡投性熱藥。皆須冷服。何故如是。蓋爲病人腹中陰氣與冷飲相投。耳。劑即陰陽相爭。藥下即吐。須候湯劑極冷。即投之。不吐者。以腹中陰氣與冷飲相投。耳。故藥下不吐也。藥雖冷。久則必熱。所謂始同而終異也。故醇酒冷飲。久即發熱。假令投仲景四逆湯之類。一依前說。若病人不煩躁。即熱藥可溫服之。如燥渴引飲不休。雖傷冷。只好飲冷。同意。此一條本是陽證。下之成陰。非陽氣上行而燥。乃陽氣下陷而燥。即同伏陽脈也。叔和云。短脈陰中有伏陽。所養只可溫服。不然。陰氣必不能醞釀。回陽利害。非輕無。

### 小便大便篇

治傷寒病。常調解。病人小便流利。及色不黃赤。最爲醫之大要也。

病人二三日以後。頻體問病人。無令小便黃赤色。及淋瀝。纔似小便少及黃色。卽據證。便投藥以調治之。切勿令凝滯也。病人邪熱積於胃中。又遇天氣炎盛。內外熱氣相干。併走於下焦。流下入膀胱。爲熱所結。卽滲漉過遲。故小便因而色黃赤及澀少也。若熱發甚。則藥力愈難通也。傷寒論曰。熱結膀胱。其人如狂。病人小便。色或變黃。雖未赤澀。便可投瞿麥湯。日二三服。亦無害也。

凡治病傷寒。常令放行小便。勿令放行大便。況小便難導也。而大便易導也。假令陽明病。胃中熱實。止不過調胃承氣湯投之。藥既得下。泄去熱毒之氣。不爲難也。假令小便凝滯。若證輕。尙慮快藥之勿及。況證重乎。此乃傷寒要妙之門。不可不思之。況古人無失下之過。無禁小便之法。何今人不究其深趣也。瞿麥湯治病人二三日以後。至未大汗以前。若小便黃色者。

瞿麥 扁蓄 豬苓 黃芩 茯苓各一兩 木通一兩 滑石三兩 甘草三錢 通草一錢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同煎至八分。去滓。放溫涼時乃服。若覺渴。或發熱。加薤白根一兩。若小便赤色。加黃芩半兩。若小便少。加車前子三分。若小便澀。如淋。莖中痛者。加石葦半兩。冬葵子三分。續隨子半兩。若臍下悸動。加茯苓半兩。桂枝半兩。並依前法服。

七物調中丸

白朮 乾薑炮各一兩 人參一兩 厚朴 舶上丁香皮各半兩

右杵爲末。煉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盞。棗二箇劈破。煎至六分。去滓。早服。



六物瀉心湯

黃連各一兩 半夏各一兩 甜葶蘆炒 杏仁 乾薑各半兩 栝萸實剉如泥一枚

右剉如豆大、合一處、分作六服、水三盞、煎至一盞半、淨紐去滓、放溫、作兩次相續服、如半日胸中未快、及未通利、再投之、再煎藥成、傾在碗、入芒硝末三錢、攪勻、去滓溫服、取其快利也。

茯苓陷胸湯

茯苓 黃連各一兩 冬葵子 續隨子各一分 大黃 杏仁各半兩 半夏三分

右剉如豆大、合一處、每服半兩、水二盞、煎至一盞、淨紐去滓、溫服、如半日許未快利、更投一服、以胸中快及下利為度、病人二三日、兩脈沈數微瀯、寸脈不甚浮大、胸腹滿悶、按之不痛、宜服厚朴瀉心湯。

厚朴瀉心湯

半夏一兩 黃連 厚朴各一兩 乾薑 白朮各二兩 人參三分

右剉如豆大、分作八服、每服水二盞半、生薑二分、切為片、同煎至一盞半、去滓、放溫、兩次服、如半日許未得利、再一服。

畜血證篇

傷寒病有畜血證、自仲景立法之後、醫流未嘗有信其言者、逮仁宗朝、采仲景法以治傷寒、其間遇病有畜血證、用仲景法治之、若與證相當、即病無不愈、病人或太陽、或陽明證、至六七日、或表證未解、或狂、或

飢或喜或妄或不大便此乃瘀熱走於下焦因而畜成積血及令小腹滿也傷寒論云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宜桃仁承氣湯又論太陽病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鞭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又傷寒有熱小腹悶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宜抵當湯又陽明證其人喜妄者必有畜血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又病人無表裏證發熱至七八日熱則消穀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主之仲景立此數方治畜血而云小便自利乃血證諦也病人本因瘀熱結在膀胱即小便不利但血逢瘀熱淖溢而併走於下遂積聚於下焦血積既多陽氣乃極極則必反陽氣既消陰乃來復血遇陰氣凝結如豚肝其血常冷膀胱爲冷血所冰乃滲灑易過即小便自利也故仲景曰小便自利血證諦也

病人有畜血證若現餘證而小便未利是陽氣尙盛而血未足也即未可使投湯丸治之候小便利乃可投藥凡治畜血證抵當湯丸方中皆用蝨蟲水蛭及桃仁之類盡是破血藥若非此藥則不能下之今之用者往往投之太過蓋爲不審其病之輕重與其人之老少強弱也如遇畜血證與仲景方對即可全用其法治之若病勢少輕人又老弱做做抵當湯丸別用破血藥治之亦可知此變通庶免後患熙寧五年壬子長安縣君李氏年六十餘自來瘦弱患傷寒病至第九日變成畜血來召及到診之兩手脈沈遲細力微膚冷小腹滿昏迷不省人事再三詢其所由來其主病者云自得病後服發汗藥至第六日喜

妄發狂。至第八日。身體冷。臍下滿。昏迷失次。既得此言。知爲畜血證矣。又問病人曾遺小便否。曰病後小便常不利。愚甚疑之。因用紙針內其兩鼻中。遂嚏數聲。及令驗之。小便已自利。余謂向來小便不利者。因其年老氣弱。不能降下也。若端坐候小便自利。不以法驗之。豈不後時耶。但血雖積聚日多。若投仲景抵當湯丸。慮藥勢太過。血下之後。尚有藥之餘力。因而損壞臟腑。變成血痢。大爲後患。愚因別立地黃湯主之。連投之。其血大下。次日乃愈。元豐四年辛酉。親戚孫氏。妊娠第八月。患傷寒。至第五六日。熱極。第七日墮胎。不及半日。惡露遂絕。至中夜。臍下滿。喜妄。譫語。至次日。兩手脈沈細數。膚冷。小便自利。此畜血證具也。但病人年少。血氣充盛。又因產畜血。深慮仲景抵當湯力薄。別處生漆湯。令服三次。共服藥一升半。其血乃下。病遂愈。今之醫者。治畜血病。依仲景方。投抵當湯丸。若病熱輕。及病人年老氣弱。其血大下之後。病雖得愈。往往下血不止。何況太平之人。五臟柔脆。若不任蝨蟲水蛭之藥。非仲景藥之過也。乃醫者不審其時代。又不量病人之強弱也。若參酌其病能。做做抵當湯丸方。別立藥治之。即免病人後患矣。今人纔見畜血。將謂不可調治。即將抵當湯丸倍增而投之。或連綿而投之。畜血雖出。而蝨蟲水蛭勢力未盡。遂損壞腸胃。日夕疔痛。下血不止。至于不救者。十中八九矣。醫者既見病人下血。云是臟毒。尙不知自己投藥太過之罪也。又盛衰論篇云。診有十度形。度脈。度臟。度肉。度筋。度俞。度陰。陽氣。血人病自具。注云。診備盡陰陽虛盛之理。則人病自知之。又五常政大論篇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無使過之。傷其正也。若醫者能參酌藥力。量病投之。乃爲良工矣。

病人七八日以後。兩手脈沈遲細微。膚冷。臍下滿。或喜。或妄。或狂躁。大便實而色黑。小便利者。此畜血證也。若年老及年少氣血虛弱者。宜地黃湯主之。

地黃湯

生地黃自然汁一升。或末二兩重。生藕自然汁。如無用。小薊末一兩。蠱蟲二十箇。去足。翅。炒黃。桃仁各半兩。藍葉一握。切。令乾。作末。水

蛭十箇。炒。乾。漆。盡。炒。烟。大黃一兩。到。如。穀。子。大。

右藥入水三升半。慢火熬及二升以來。放冷。分二服。投一服。至半日許。血未下。再投之。此比抵當湯丸力。勢甚輕。如無地黃與藕汁。計升數。添水同煎。

病人七八日後。兩手脈沈細而數。或關前脈力大。臍下滿。或狂走。或喜妄。或譫語者。不大便。小便利。若病人年少氣實。血凝難下。恐抵當湯丸力不能及之。宜生漆湯主之。

生漆湯

生地黃汁一升。如無。用三兩半。大黃二兩。剉。犀角半兩。桃仁三十箇。

右藥用水三升。好酒一升。慢火熬及三升以來。傾出。瀘去滓。再入鍋內。點生光漆一兩半。再熬至二升。即住火。淨瀘去滓。分作三服。每投一服。候半日許。血未下。再投一服。候血下。即止。後服。如無生地黃汁。更添水一升同煎。

陰黃證篇

傷寒病發黃者。古今皆爲陽證治之。往往投大黃梔子蘗皮黃連茵陳之類。亦未嘗得十全。愚每于懷衛二郡間。其病傷寒人有黃證。風俗相傳。多以新汲水浴之。其病其愈者。有不愈者。又於邢磁二郡間。病傷寒人有黃證。風俗相傳。以熱湯浴之。或以湯漬布。搭其胸腹。或以湯盛瓢中。坐在臍下熨之。其病亦有愈者。有不愈者。其醫流莫能知其不愈之故。見此二端。愚深感之。且黃病既爲陽證。何故以湯浴之。既有得愈者。豈不謂治黃病有證者乎。嘗遍討諸醫書。並無熱藥治黃病。及無治陰黃法。且仲景治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者。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不可以下之。於寒濕中求之。仲景只云。於寒濕中求之。卽不會別立方藥。後有傷寒類要治黃疸門中。夫熱發黃已久。變成桃花色。心下有堅。嘔逆不下。飲食小便秘赤少。四肢逆冷。脈深沈。極微細遲者。不宜服茵陳湯。使下必變曦也。宜與大茵陳湯。除大黃。與生地黃五兩。服湯盡。消息看脈。小浮出。形小見。不甚沈微。便可治也。脈浮見者。黃當明。不復桃花色。浮指下自覺也。此類要中。但只云脈浮大。可治。脈沈細不可治。又於本卷治陰黃門中。病源陰黃候。陽氣伏。陰氣盛。熱毒加之。故身面色黃。頭疼而不發熱者。名爲陰黃也。論中雖稱陽伏陰盛。卽可服茵陳散。方內卻用茵陳大黃梔子黃連紫雪之類。亦皆寒藥。卻與本病相違。且陰黃者。乃心病也。心火爲濕所折。卽遍身發黃。與傷寒黃病異矣。傷寒病發黃。本自脾弱。水來凌犯。又胃中空虛。而變爲黃。是與陰黃不同耳。病人始於二三日。務求汗下爲勝。或服發汗溫中藥太過。加以厚衣蓋覆。仍於陰濕不通風處坐臥。或以火劫之。變爲黃病。此乃陽黃也。當投寒藥以治之。藥證仲景論中悉具。

病人三五日後服下藥太過。虛其脾胃。亡津液。引水漿。脾土爲陰濕加之。又與暑相會。至第六七日變爲黃病。此乃陰黃也。當投湯藥治之。治法具在後說。

病人六七日。兩手脈沈遲細微。肢體逆冷。皮有粟起。時或嘔吐。舌上白胎。身發黃。煩躁。欲於泥水中臥。小便赤少。醫者見病人黃生。更不審察脈理。便投寒藥。其病愈甚。愚因而別撰成治陰黃病證。并方六七首。凡十餘年。不逢病陰黃者。自疑無憑。元豐二年己未六月中。淦陽人趙宗顏病傷寒。至六七日發黃。來召。及到診之。其脈沈細遲無力。皮膚涼發躁。欲於泥中臥。喘嘔。小便澀。再三問病人曰。得非服下藥太過乎。病人曰。然。才見此深喜之。此乃陰黃也。先投茵陳橘皮湯。不及劑。喘嘔止。次日投小茵陳湯半劑。脈微出。不欲於泥水中臥。次日又投茵陳附子湯半劑。四肢發熱。小便二三升。當日中大汗。元豐五年壬戌五月中。淦陽趙損秀才病傷寒。亦是醫者投下藥太早。及投解利涼藥過劑。至六七日。轉發黃病。至第七日來召。及到診之。兩手寸脈不見。關尺脈沈遲細微。腹滿。小便澀。四肢遍身冷。面如桃花。一身盡黃。先投茵陳茯苓湯半劑。小便得利。次服茵陳四逆湯。脈出。四肢熱。目中黃先退。次日大汗。當年似此證者十餘人。不能一一寫錄。愚向日所思陰黃病處方六首。初慮不能用。今既治數人。皆得中病。不可不傳焉。傷寒病。嘗校之。每遇太陰或太陽司天歲。若下之太過。往往變成陰黃。何故如是。蓋因辰戌歲。太陽寒水司天。寒化太過。卽水來犯土。丑未歲。太陰濕土司天。土氣不及。卽脾氣虛弱。又水來凌犯。多變斯證也。醫者宜審察之。

茵陳茯苓湯。治病人五六日。脈沈細微。身溫。四肢冷。小便不利。煩躁而渴者。

茯苓 桂枝各一兩 豬苓三分 滑石半兩 茵陳蒿二兩

右爲末。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放溫。分作四服。如脈未出。加當歸半兩。

茵陳橘皮湯。治病人脈沈細數。身熱。手足寒。喘嘔。煩躁不渴者。

橘皮 生薑各一兩 半夏 茯苓各半兩 白朮一分 茵陳蒿一兩

右爲末。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放溫。分爲四服。

小茵陳湯。治病人脈沈細遲。四肢及遍身冷。

附子一箇。破。八片 甘草一兩 茵陳蒿二兩

右杵爲細末。水二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放溫。分作三服。

茵陳四逆湯。治病人脈沈細遲。肢體逆冷。腰以上自汗出。

甘草 茵陳蒿二兩 乾薑一兩 附子一箇。破。八片

右杵爲細末。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放溫。分作四服。

茵陳附子湯。治病人服茵陳四逆湯。身如冷。汗出不止者。

附子一箇。破。八片 乾薑一兩 茵陳蒿一兩

右爲細末。水二大升。煎取一升半。去滓。放溫。分作三服。

茵陳茱萸湯治病人服附子湯證尙未退及脈浮者

吳茱萸

木通各一兩

乾薑

茵陳

各一兩半當歸三分

附子

一箇破八片

右爲末水四升煎取二升去滓放溫分作三服

勞復證篇

傷寒病大汗後餘熱未盡或飲酒或食肉或吃熟食太過與熱毒相逢使成勞復之患熱論篇云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道者熱甚而強食故有所遺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又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注云是所謂戒食勞也熱雖少愈猶未盡除脾胃氣虛未能消化內壅食駐故熱復生復謂復舊病也仲景傷寒論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又傷寒差已後更發熱小柴胡湯主之脈浮以汗解之脈沈實以下解之又大病差後喜睡久而不了了胸上有寒當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病人大病差後勞復者多是因熱所致卽再成傳汗之疾其間有胃中寒者只可與溫中藥卽更不傳汗也溫中藥者何用溫中篇內七物理中丸溫中湯可也

病人大病後勞復者纔二三日以後脈沈實若寸脈差大於關尺脈或寸關尺脈三部力停皆可下之況勞復病只有失下並無下之太早亦無下之太過何者蓋胃中有瘀熱在也更與熱飲食相合若下之晚



及下藥力少時。雖得汗。汗罷。成勞復。至于三四發也。

病人二三日以後。服下藥畢。至第八九日未汗。纔見有證。即便宜下之。不可後時也。凡治勞復患。投下藥。不得與傷寒初受病人。一法治之也。

病人若因飲食所勞復傷。至第二三日。兩手脈沈實有力。或寸脈力大於關尺脈。或胸已上濺然汗出者。當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如一服下利未快。即再作調胃承氣湯服之。並用仲景方。

病人勞復。三四日以後。兩手脈沈數。大有力。或發熱煩躁咽乾而渴。或面塵齒垢。或目中及遍身皆發黃者。宜丹砂丸主之。

### 丹砂丸

丹砂水飛 馬牙硝各半兩 砂石兩 麥門冬去心 犀角各三錢 金箔三十片 牛黃一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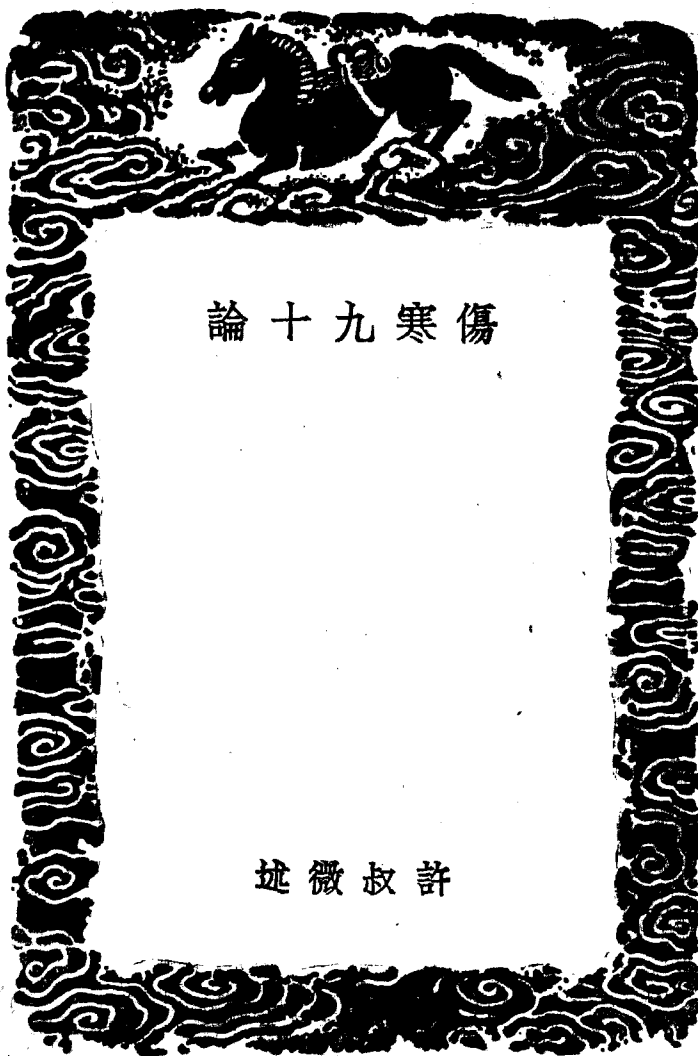
右合研勻。用濕紙裹爛粳米飯於漉火內燒。紙乾為度。和前藥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砂糖水化下。如黃甚者。煎茅根湯放冷。入砂糖一塊如棗大。同化下。如黃未退。來日再服之。

病人用承氣湯下之後。至四五日。兩手脈沈數有力。或潮熱。或譫語者。更宜下之。或再投承氣湯。又胃中若不甚實。宜用丹砂散下之。

### 丹砂散

丹砂一錢 膩粉氣弱年

右合研勻。用桃柳心共一把許。細切研爛。紐取自然汁。入砂糖一塊。如棗大。更入新汲水。通前成半盞。化前藥下之。如經一晝夜不利動。再作服之。此藥奇妙。不得與尋常下藥爲比也。如冬月無桃枝柳條。用生地黃一兩。剉碎。水一升。煎取半升。化藥服。凡中諸藥毒者。用新銅錢一箇。口內含之。一二時辰許。如錢色黑。是中毒驗也。用丹砂一粒。膩粉一錢。砂糖一塊。如棗大。同研勻。以藍葉取自然汁化下。日一服。重者不過三服。當下血如豚肝也。如無藍葉汁。只用藍葉末三錢。匕入在藥內。以東流河水同調下。凡小兒陽痲。潮搐涎盛。及角弓反張者。量大小。每用丹砂丸一粒。分作三服。只用砂糖水化下。如要利動。每服入膩粉。量少許同化下。此藥極有神效。今特錄示諸病於此者。恐醫流悞。治傷寒汗下。畜血黃病及勞復也。



論十九寒傷

許叔微述

本館據琳琅祕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 四庫未收書

傷寒九十論提要

張金吾藏書志

宋白沙許叔微知可述。先列病證。後論治法。剖析頗精。是書諸家書目俱未著錄。伏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叔微書。屬辭簡雅。不諧於俗。故明以來。不甚傳布。是則因傳本稀少。故藏書家俱未之見歟。陳振孫曰。叔微有傷寒治法八十一篇。未知卽此書否。



# 傷寒九十論目錄

辯桂枝湯用芍藥證第一。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證第三。

大青龍湯證第五。

陽明蜜兌證第七。

臍中出血證第九。

傷寒暴死證第十一。

大柴胡湯證第十三。

傷寒自解證第十五。

筋惕肉瞤證第十七。

桂枝加葛根湯證第十九。

剛痊證第二十一。

太陰證第二十三。

指甲黑青證第二十五。

桂枝加附子湯證第二。

麻黃湯證第四。

陽明可下證第六。

腎虛陽脫證第八。

陰中伏陽證第十。

夜間不眠證第十二。

陽明急下證第十四。

熱入血室證第十六。

陽明當下證第十八。

葛根湯證第二十。

厥陰證第二十二。

太陽中暍證第二十四。

瞪目直視證第二十六。

舌卷囊縮證第二十七。

邪入大經證第二十九。

桂枝證第三十一。

少陽證第三十三。

三陽合病證第三十五。

發熱惡寒證第三十七。

結胃可灸證第三十九。

漏風證第四十一。

妊娠傷寒腳腫證第四十三。

狐惑證第四十五。

溼家發黃證第四十七。

先汗後下證第四十九。

陰病陽脈證第五十一。

青筋牽引證第五十三。

刺陽明證第五十五。

循衣摸牀證第二十八。

太陽桂枝證第三十。內併論桂枝麻黃青龍用藥三證。

少陰證第三十二。

兩感證第三十四。

白虎加人參湯證第三十六。

結胃可下證第三十八。

汗後吃逆證第四十。

小便出血證第四十二。

風溫證第四十四。

發黃證第四十六。

黃入清道證第四十八。

太陽瘀血證第五十。

辯少陰脈緊證第五十二。

下膿血證第五十四。

陰陽交證第五十六。



陰陽易證第五十七。

傷寒耳聾證第五十九。

遺尿證第六十一。

衄血證第六十三。

傷寒溫瘧證第六十五。

臟結證第六十七。

傷寒協熱利證第六十九。

霍亂轉筋證第七十一。

汗後勞復證第七十三。

面垢惡寒證第七十五。

傷寒閉目證第七十七。

手足逆冷證第七十九。

失汗衄血證第八十一。

格陽關陰證第八十三。

懷懷怫鬱證第八十五。

叉手冒心證第五十八。

揚手躑足證第六十。

舌上滑胎證第六十二。

傷寒脅痛證第六十四。

發斑證第六十六。

陽結證第六十八。

胃熱嘔吐證第七十。

兩脛逆冷證第七十二。

汗後瘡瘍證第七十四。

傷寒下利證第七十六。

傷寒表實證第七十八。

寒熱類傷寒證第八十。

脾約證第八十二。

太陽陽明合病證第八十四。

兩手撮空證第八十六。

傷寒九十論 目錄

下利服承氣湯證第八十七。

血結胃證第八十九。

溼溫證第八十八。

六陽俱絕證第九十。

# 傷寒九十論

## 辯桂枝湯用芍藥證一

宋 白沙許叔微知可述

馬亨道庚戌春病發熱頭疼鼻鳴惡心自汗惡風宛然桂枝證也時賊馬破儀真三日矣市無芍藥自指圃園採芍藥以利劑一醫曰此赤芍藥耳安可用也予曰此正當用再啜而微汗解論曰仲景桂枝加減法十有九證但云芍藥聖惠方皆稱赤芍藥孫尚藥方皆曰白芍藥聖惠方太宗朝翰林王懷隱編集孫兆爲國朝醫師不應如此背戾然赤者利白者補予嘗以此難名醫皆愕然失措謹案神農本草稱芍藥主邪氣腹痛利小便通順血脈利膀胱大小腸時行寒熱則全是赤芍藥也又桂枝第九證云微寒者去赤芍藥蓋懼芍藥之寒也惟芍藥甘草湯一證云白芍藥謂其兩脛拘急血寒也故用白芍藥以補非此時也素問云濇者陽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傷寒脈濇身熱無汗蓋邪中陰氣故陽有餘非麻黃不能發散中風脈滑多汗身寒蓋邪中陽故陰有餘非赤芍藥不能刮其陰邪然則桂枝用芍藥赤者明矣當參百證歌

## 桂枝加附子湯證二

有一李姓士人得太陽因汗後汗不止惡風小便澀足攣曲而不伸予診其脈浮而大浮爲風大爲虛此

證。桂枝湯第七證也。仲景云。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三投而汗止。再投以芍藥甘草。而足得伸。數日愈。論曰。仲景第十六證云。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腳即伸。若胃氣不和。讎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蓋第七證。則爲發汗漏不止。小便難。第十六證。則爲自汗。小便數。故仲景於證候紛紛。小變異。便變法以治之。故於湯不可不謹。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證三。

戊申正月。有一武弁。在儀真。爲張遇所虜。日夕置於舟艙板下。不勝陞伏。後數日得脫。因飽食。解衣捫竅。以自快。次日遂作傷寒。醫者以因飽食傷而下之。一醫以解衣中邪。而汗之。雜治數日。漸覺昏困。上喘息。高醫者愴惶。罔知所指。予診之曰。太陽病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此仲景法也。醫者爭曰。某平生不曾用桂枝。況此藥熱。安可愈喘。予曰。非汝所知也。一投而喘定。再投而濺濺汗出。至晚身涼。而脈已和矣。醫者曰。予不知仲景之法。其神如此。豈誑惑後世也哉。人自寡學。無以發明耳。

麻黃湯證四。

鄉人邱忠臣。寓毗陵薦福寺。病傷寒。予爲診視。其發熱。頭疼。煩渴。脈雖浮。數無力。自尺以下不至。予曰。雖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云。尺中遲者。營氣不足。血氣微少。未可發汗。予於建中湯。加當歸黃芪。令飲之。翌

日病者不耐其家曉夜督發汗藥其言至不遜予以鄉人隱忍之但以建中調理而已及六七日尺脈方應遂投以麻黃湯嘔第二服狂言煩躁且悶須臾稍定已中汗矣五日愈

論曰仲景雖云不避晨夜卽宜便治醫者亦須顧其表裏虛實待其時日若不循次第雖暫時得安虧損五臟以促壽限何足尙哉昔范雲爲陳霸先屬霸先有九錫之命期在旦夕矣雲偶感寒疾恐不及豫盛事請徐文伯診視之懇曰便可得愈乎文伯曰便差甚易但恐二年後不復起爾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二年乎文伯以火燒地布桃柏葉設席置其臥上頃刻汗解以溫粉撲之翌日愈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矣夫取汗先期尙促壽限況不顧表裏不待時日便欲速愈乎每見病家不耐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顧利恐別更醫隨情順意鮮不致斃故書此以爲龜鑒

#### 大青龍湯證五

何保養從王太尉軍中得傷寒脈浮濇而緊予曰若頭疼發熱惡風無汗則麻黃證也煩躁則青龍湯證也何曰今煩躁甚予投以大青龍湯三投汗解

論曰桂枝麻黃青龍皆表證發汗藥而桂枝治汗出惡風麻黃治無汗惡寒青龍治無汗而煩三者皆欲微汗解若汗多亡陽爲虛則煩躁不眠也

#### 陽明可下證六

一武弁李姓在宣化作警傷寒五六日矣鎮無醫抵郡召予予診視之曰脈洪大而長大便不通身熱無

汗。此陽明證也。須下。病家曰。病者年踰七十。恐不可下。予曰。熱邪毒氣併畜於陽明。況陽明經絡多血少氣。不問老壯。當下。不爾。別請醫占。主病者曰。審可下一聽所治。予以大承氣湯。半日。殊未知診其病。察其證。宛然在。予曰。藥會盡否。主者曰。恐氣弱不禁。但服其半耳。予曰。再作一服。親視飲之。不半時間。索溺器。先下燥糞十數枚。次溏洩一行。穢不可近。未離已中汗矣。澀然周身。一時頃。汗止身涼。諸苦遂除。次日予自鎮歸。病人索補劑。予曰。服大承氣湯得差。不宜服補劑。補則熱仍復。自此但食粥。旬日可也。故予治此疾。終身止大承氣。一服而愈。未有若此之捷。

論曰。老壯者形氣也。寒熱者病邪也。臟有熱毒。雖衰年亦可下。藏有寒邪。雖壯年亦可溫。要之與病相當耳。失此。是致速斃也。謹之。

陽明蜜兌證七

庚戌仲春。艾道先染傷寒。近旬日。熱而自汗。大便不通。小便如常。神昏多睡。診其脈。長大而虛。予曰。陽明證也。乃兄景先曰。舍弟全似李大夫證。又屬陽明。莫可行承氣否。予曰。雖爲陽明。此證不可下。仲景陽明自汗。小便利者。爲津液內竭。雖堅不可攻。宜蜜兌導之。作三劑。三易之。先下燥糞。次溏洩。已而汗解。論曰。二陽明證雖相似。然自汗小便利者。不可蕩滌五藏。爲無津液也。然則傷寒大證相似。脈與證稍異。通變爲要。仔細斟酌。正如以格局看命。雖年月日時皆同。貴賤窮通不相侔者。於一時之頃。又有淺深也。

腎虛陽脫證八

朱保義撫辰庚戌春權監務。予一日就務謁之。見擁爐忍痛。若不禁狀。予問所苦。小腸氣痛。求予診之。予曰。六脈虛浮而緊。非但小腸氣。恐別生他疾。越數日再往。臥病已五日矣。入其室。見一市醫孫尙者。供藥予診之曰。此陰毒證。腎虛陽脫。脈無根蒂。獨見於皮膚。黃帝所謂懸絕。仲景所謂譬如羹上肥也。早晚喘急。未幾而息已高矣。孫生尙與尙附湯灸臍下。予曰。雖盧扁之妙無及矣。是夕死。故論傷寒以真氣爲主。論曰。傷寒不拘陰證陽證。陰毒陽毒。要之真氣強壯者易治。真氣不守。受邪纔重。便有必死之道。何也。陽證宜下。真氣弱。則下之便脫。陰證宜溫。真陰弱。溫之則客熱便生。故醫者難於用藥。非病不可治也。主本無力也。經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陰勝則身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止。男子二八精氣溢。八八止。婦人月事以時下。故七欲損也。男子精欲滿不欲竭。故八欲益也。如此則男婦身常無病。無病精氣常固。雖有寒邪。易於調治。故曰二者可調。是知傷寒真氣壯者易治也。

臍中出血證九

一婦人得傷寒數日。咽乾。煩渴。脈弦細。醫者汗之。其始衄血。繼而臍中出血。醫者驚駭而遁。予曰。少陰強汗之所致也。蓋少陰不當發汗。仲景云。少陰強發汗。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而出。或從口鼻。或從耳目。是爲下厥上竭。此爲難治。仲景云。無治法。無藥方。予投以薑附湯。數服。血止。後得微汗愈。

論曰。本少陰證。而誤汗之。故血妄行。自臍中出。若服以止血藥。可見其標。而不見其本。予以治少陰之本。

而用薑附湯。故血止而病除。

陰中伏陽證十

鄉人李信道。權獄官。得病。六脈俱沈。不見。深按至骨。則弦細有力。頭疼。身溫。煩躁。手指末皆冷。中滿。惡心。更兩醫矣。而醫者不曉。但供調藥。予往視之。曰。此陰中伏陽也。仲景方無此證。而世人患者多。若用熱藥。以助之。則陰邪隔絕。不能引導其陽。反生客熱。用寒藥。則所伏真火。愈見銷鑠。須是用破陰丹。行氣導水。奪真火之藥。使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予令以冷鹽湯。下破陰丹三百丸。作一服。不半時。煩躁狂熱。手足漸溫。謔語躁擾。其家甚驚。予曰。汗證也。須臾稍寧。略睡。潏然汗出。自晝達旦方止。身涼而病除。破陰丹方。陰丹黃水銀各一兩。結沙。子青。皮牛兩。爲末。麩糊。和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九丸。冷鹽湯送下。出中藏經方脈舉要。

傷寒暴死證十一

己未歲。一時官病傷寒。發熱狂言煩躁。無他惡證。四日死。或者以爲兩感。然其證初無兩感證候。是歲得此疾。三日四日死者甚多。人竊怪。予歎之。曰。是運使然也。己爲土運。土運之歲。上見太陰。蓋太乙天符爲貴人。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謂之異也。又曰。臣爲君則逆。逆則其病危。其害速。是年少宮土運。木氣大旺。邪中貴人。故多暴死。氣運當然。何足怪也。

夜間不眠證十二

陳姓士人。初得病。身熱脈浮。自汗。醫者麻黃湯汗之。發熱愈甚。夜間不得眠。頭重煩悶。悸悸然。中風證強。



責汗之過也。仲景云：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燥，不得眠。其人欲得飲水者，少與之，令胃氣和則愈。予先與豬苓湯，次投之以當歸、地黃、麥門冬、芍藥、烏梅之類爲湯，飲之不汗而愈。論曰：黃帝鍼經曰：衛氣者晝行陽，夜行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行於外，行於外則陽滿，滿則陽蹻盛而不得入於陰。陰虛則夜不得眠也。今津液內竭，胃中乾燥，獨惡於陽，陰無所歸，其候如此，故以當歸、地黃補血，用烏梅以收之，故不汗自愈。

### 大柴胡湯證十三

羽流蔣尊病，其初心煩喜嘔，往來寒熱。醫初以小柴胡湯與之，不除。予診之曰：脈洪大而實，熱結在裏，小柴胡安能除也。仲景云：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二服而病除。

論曰：大黃爲將軍，故蕩滌溼熱，在傷寒爲要藥。今大柴胡湯不用，誠誤也。王叔和曰：若不加大黃，恐不名大柴胡。須是酒洗生用，乃有力。昔後周姚僧坦名善醫，上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坦曰：大黃乃是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上弗從，服之遂不起。及至元帝有疾，諸醫者爲至尊至貴，不可輕服，宜用平藥。僧坦曰：脈洪而實，必有宿食，不用大黃，病不能除。上從之，果下宿食而愈。此明合用與不合用之異也。

### 陽明急下證十四

鄉里豪子得傷寒，身熱目痛，鼻乾不眠，大便不通，尺寸俱大，已數日矣。自昨夕汗大出，予曰：速以大柴胡下之。乘醫駭然曰：陽明自汗，津液已竭，當用蜜兌，何故用大柴胡藥？予曰：此仲景不傳妙處，諸公安知之。

子力爭。竟用大柴胡兩服而愈。

論曰。仲景論陽明云。陽明病。多汗者。急下之。人多謂己自汗。若更下之。豈不表裏俱處也。論少陰云。少陰病一二日。口乾燥者。急下之。人多謂病發於陰。得之日淺。但見乾燥。若更下之。豈不陰氣愈盛也。世人罕讀。予以爲不然。仲景稱急下之者。亦猶急當救表。急當救裏。凡稱急者。急下之。有三處。纔覺汗出。多未至津液乾燥。速下之。則爲徑捷。免致用蜜兌也。蓋用蜜兌。已是失下。出於不得已耳。若胷中識得了。何疑殆之有哉。

傷寒自解證十五

閩人李宗古得疾。口中氣熱。脣乾。屈體臥。足冷。舌上有胎。予診之。尺寸俱緊。或者謂氣熱口乾。疑其陽勝。踈足臥。足冷。疑其陰勝。而又陰陽俱緊。是誠可疑也。若不熟讀仲景方法。何能治。予曰。尺寸俱緊。是寒邪勝也。仲景云。陰陽俱緊。法當清邪。中於下焦。又云。陰陽俱緊。口中氣出。脣乾。舌燥。踈臥。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來。其人發熱。手足溫者。此爲欲解。蓋已上證候。皆是陰盛陽弱。故仲景云。勿妄治者。誠恐後人之疑也。故予以抑陰助陽溫劑與之。緊脈漸退。四體和。不汗而自解矣。

熱入血室證十六

辛亥二月。毗陵學官王仲景妹。始傷寒。七八日。昏寒。喉中涎響如鋸。目瞑。不知人。病勢極矣。予診之。詢其未昏寒以前證。母在側曰。初病四五日夜間譫語。如見鬼狀。予曰。得病之初。正值經候來否。答曰。經水方

來。因身熱病作而自止。予曰。此熱入血室也。仲景云。婦人中風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夜則譫語。發作有時。此爲熱入血室。醫者不曉。例以熱藥補之。遂致胷膈不利。三焦不通。涎潮上脫。喘急息高。予曰。病熱極矣。先當化其涎。後當除其熱。無汗而自解矣。予急以一呷散投之。兩時間。涎定得睡。是日遂省人事。自次日以小柴胡湯加生地黃。三投熱除。無汗而解。

筋惕肉瞤證十七。

鄉里市人姓京。鬻繩爲業。謂之京繩子。其子年近三十。初得病。身微汗。脈弱。惡風。醫者誤以麻黃湯汗之。汗遂不止。發熱。心痛。多驚悸。夜間不得眠臥。譫語。不識人。筋惕肉瞤。振振動搖。醫者以鎮心驚風藥治之。予視之曰。強汗之過也。仲景云。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青龍湯。服之則筋惕肉瞤。此爲逆也。惟真武湯可收之。仲景云。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身瞤動。振振欲墜地者。真武湯主之。予三投而大病除。次以清心丸竹葉湯解餘毒。數日差。

陽明當下證十八。

鄉人李生。病傷寒。身熱。大便不通。煩渴鬱冒。一醫以巴豆丸下之。雖得溏利。而病宛然如舊。予視之曰。陽明熱結在裏。非大柴胡承氣不可。巴豆止去寒積。豈能蕩滌邪熱溫毒耶。亟進大柴胡。三服而溏利止。中夜汗解。

論曰。仲景一百十三方。丸者有五。理中。陷胷。抵當。麻仁。烏梅也。理中。陷胷。抵當。皆大彈丸。衰化而服之。與

湯散無異。至於麻仁治脾約。烏梅治溼。故須小九達下部。其他皆入經絡。逐邪毒。破堅癰。導血。潤燥。尿之類。必憑湯劑也。未聞巴豆小九以下邪毒。且如巴豆性熱大毒。而病熱人服之。非徒無益。而爲害不小矣。李生悞服不死。其大幸歟。

桂枝加葛根湯證十九

庚戌建康徐南強。得傷寒。背強。汗出。惡風。予曰。桂枝加葛根湯證。病家曰。他醫用此方。盡二劑。而病如舊。汗出愈加。予曰。得非仲景三方乎。曰然。予曰。誤矣。是方有麻黃。服則愈見汗多。林億謂止於桂枝加葛根湯也。予令生而服之。微汗而解。

葛根湯證二十

市人楊姓者。病傷寒。無汗。惡風。項雖屈而強。醫者以桂枝麻黃各半湯與之。予曰。非其治也。是謂項強。几。葛根證也。三投。濃澀。然微汗解。翌日項不強。脈已和矣。

論曰。何謂几。几。如短羽鳥之狀。雖屈而強也。謝復古謂病人羸弱。須憑几而起。非是。此與成氏解不同。

剛痊證二十一

宣和戊戌。表兄秦雲老。病傷寒。身熱。足寒。頸項痠癢。醫作中風治。見其口噤。故也。予診其脈實。而有力。而。又腳攣。齧齒。大便秘。身燥無汗。予曰。此剛痊也。先以承氣湯下之。次以續命湯調之。愈矣。論曰。五常政大論曰。赫曦之紀。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痊。蓋戊太陽寒水羽也。戊火運。正徵也。太過。

之火。上見太陽。則天氣且剛。故其收齊。而人病瘥者。過氣然耳。火木遇故年病。此證多剛瘥。

### 厥陰證二十二

里中一中表病。渴甚。飲水不止。胷中熱疼。氣衝心下。八九日矣。醫者或作中喝。或作賁脈。予診之曰。證似厥陰。曾吐蟲否。曰。昨曾吐蛔。予曰。審如是。厥陰證也。可喜者。脈來沈而緩遲耳。仲景云。厥陰爲病。消渴。氣上撞心。飢不欲食。食則吐蛔。又曰。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今病人飲水過多。乃以茯苓甘草白朮桂枝湯治之。得止。後投以烏梅丸。數日愈。

論曰。病至厥陰。若太陽傳者。三陰三陽皆已遍。惟恐脈強。則肝邪盛。脾土受剋。故舌卷囊縮而死。今脈來遲緩而沈。則土脈得氣。脾不受剋。故有可喜之道。仲景云。衛氣和。名曰緩。營氣和。名曰遲。遲緩相搏。名曰沈。又曰。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遲則陰氣盛。骨髓滿。精血生。肌肉緊。營衛俱行。剛柔相濟。豈非安脈耶。

### 太陰證二十三

曹生初病傷寒。六七日。腹滿而吐。食不下。身溫。手足熱。自利。腹中痛。嘔。惡心。醫者謂之陽多。尙疑其手足熱。恐熱畜於胃中。而吐嘔。或見吐利而爲霍亂。請予診。其脈細而沈。質之曰。太陰證也。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予止以理中丸。用仲景云。如雞子黃大。晝夜投五六枚。繼以五積散。數日愈。

論曰。予見世醫論傷寒。但稱陰證陽證。蓋仲景有三陰三陽。就一證中。又有偏勝多寡。須是分明辯質。在何經絡。方與證候相應。用藥有準。且如太陰少陰。就陰證中。自有補瀉。豈可止謂之陰證也哉。

太陽中喝證二十四

毗陵一時官得病。身疼痛發熱。體重。其脈虛弱。人多作風溼。或作熱病。則又疑其脈虛弱。不敢汗也。已數日矣。予診視之。曰。中喝證也。仲景云。太陽中喝者。身熱體疼。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予以瓜蒂散治之。一呷而愈。

論曰。仲景論喝有三證。一則汗出惡寒。身熱而渴。此太陽經中喝也。一則發熱惡寒。身疼痛。其脈弦細。扎遲。一則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身熱疼痛。重而脈微弱。不可下。不可行溫鍼。上二證皆宜用白虎加人參湯。後一證宜用瓜蒂散方治。不見於本論。而見于金匱要略。其脈證云。治太陽中喝。身熱疼痛。而脈微弱者。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宜瓜蒂散。蓋謂此也。

指甲黑青證二十五

乾明僧人病傷寒。目赤。頗渴。咽乾。飲水無筭。腰疼。身熱。脈沈而微細。此少陰證也。恣縱不慎。忌乃飲水。遂致痞氣。痞氣結聚。身如被杖。數日變為陰毒矣。脈見於皮膚上。大而且虛。鼻中如煙煤。甲青。須臾發喘。是夕死。

論曰。扁鵲云。手足爪下青黑者死。宋迪陰證訣云。陰毒盛。則指甲黑青。病至此。則為不治。

瞪目直視證二十六

田仲容得傷寒數日身熱手足時厥腹滿瞪目直視狂言不識人予診之曰不可治也心腎俱絕矣夜死論曰仲景云直視搖頭此爲心絕也又曰狂言反目直視此爲腎絕也目者五藏精華之所聚今直視而不眴則知五藏有死絕矣故不治

舌卷囊縮證二十七

句容縣豪子李姓初得傷寒手足冷氣上衝心飢不欲食脈緊而弦予診曰厥陰悉具脈有刑剋最忌舌卷囊縮翌日卷舌而死

論曰內經云厥陰者肝也肝者筋合之筋者聚於陰器絡於舌本厥陰之氣故舌卷而囊縮也

循衣摸牀證二十八

儀真一婦病傷寒八九日發熱昏悶不識人手循衣縫摸牀譫語不識人事他醫不識或汗或利旬日增甚予診之曰此脈澀而小便不利不可治也翌日死

論曰華陀云病人循衣摸牀譫語不可治仲景云傷寒吐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發潮熱不識人循衣撮空微喘直視脈弦者生脈澀者死又云小便利者可治今脈澀小便不利見其兩死不見一生吾莫能爲也

邪入大經證二十九

維揚謝康中任儀真酒官。咽乾。煩渴。腰疼。身熱。脈細而微急。予診視之曰。此真少陰證也。六經之中。少陰難治。少陰病傳之經絡。此證有補瀉法。仲景瀉者用承氣。補者用四逆。誤之則相去遠矣。此證當溫。勿以水證爲疑也。予適以事出境。後七日歸。則爲他醫汗之矣。經絡既虛。邪毒流入大經之中。手足痲癢。如驚癩狀。其家狼狽求救。予曰。不可治也。予驗此甚多。是謂邪入大經。不旋踵。其家已哭矣。

## 太陽桂枝證三十

鄉人吳德甫得傷寒。身熱自汗。惡風。鼻出涕。關以上浮。關以下弱。予曰。此桂枝證也。仲景法中第一方。而世人不究耳。使公服之。一啜而微汗解。翌日諸苦頓除。公曰。仲景法如此徑捷。世人何以不用。予應之曰。仲景論表證。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則治中風。麻黃治傷寒。青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此三者人皆能言之。而不知用藥對證之妙處。故今之醫者多不喜用。無足怪也。且脈浮而緩。中風也。故膏膏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仲景以桂枝對之。脈浮緊而澀。傷寒也。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皆疼。惡風。無汗而喘。仲景以麻黃對之。至於中風脈緊。傷寒脈浮緩。仲景皆以青龍對之。何也。予嘗深究三者。審於證候。脈息相對用之。無不應手而愈。何以言之。風傷衛。衛氣也。寒傷營。營血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風傷衛。則風邪中於陽氣。陽氣不固。發越而爲汗。是以汗出而表虛。故仲景用桂枝以發汗。芍藥以利其血。蓋中風病在脈之外。其病稍輕。雖同曰發汗。特解肌之藥耳。故桂枝證云。令遍身皦皦。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如水淋漓。病必不除。是知中風不可大發其汗。發其汗。反動營血。邪乘虛而居中。故病不除也。



寒傷營則寒邪干於陰血而營行脈中者也。寒邪客於脈中，非特營受病也。邪自內作，則併於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及骨，是以汗不出而熱煩冤。仲景以麻黃大發其汗，又以桂枝辛甘助其發散，欲損其內外之邪。營衛之病耳。大抵二藥皆發汗，而桂枝則發衛之邪，麻黃併衛與營而治之。仲景桂枝第十九證云：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耳。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第四十七證云：發熱汗出者，此謂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風邪，宜桂枝湯。是知中風汗出者，營和而衛不和也。又第一卷云：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也。麻黃湯中併桂枝而用，此仲景之意歟。至於青龍，雖治傷寒見風脈，傷風見寒脈，然仲景云：汗出惡風，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故青龍一證尤難用。須是形證的當，然後可行。王寔大夫證治中，止用桂枝麻黃各半湯代之，蓋慎之也夫。

桂枝證三十一

里間張太醫家一婦，病傷寒發熱惡風，自汗脈浮而弱。予曰：當服桂枝。彼云：家有自合者，予令三啜之，而病不除。予詢其藥中用肉桂耳。予曰：肉桂與桂枝不同。予自治以桂枝湯，一啜而解。論曰：仲景論用桂枝者，蓋取桂枝輕薄者耳，非肉桂之肉厚也。蓋肉桂厚實，治五藏用之，取其鎮重，桂枝清輕，治傷寒用之，取其發散。今人一例，是以無功。

少陰證三十二

有人病傷寒數日自汗咽喉腫痛上吐下利醫作伏氣予診之曰此證可疑似是之非乃少陰也其脈三部俱緊安得謂之伏氣伏氣脈必浮弱謂非時寒冷着人肌膚咽喉先痛次下利者是也近雖有寒冷不時然當以脈證爲主若誤用藥其斃可待予先以吳茱萸湯救之次調之以諸藥而愈

論曰仲景論伏氣之病其脈微弱喉中痛似傷寒非喉痺也實咽中痛今復下利仲景少陰云病人手足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證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此證見少陰篇今人三部脈俱緊而又自汗咽痛下利與伏氣異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須講熟此書精詳分別庶免疑惑矣

少陽證三十三

市人周姓者同里俱病頭痛發熱耳聾目赤胷中滿悶醫中見外證胷滿遂吐之既吐後病宛然在又見其目赤發熱復利之病不除惴惴然恟慄予診視之曰少陽誤吐下之過也仲景少陽中風兩耳無聞目赤胸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驚而悸此當用小柴胡湯今誤吐下遂成壞證矣乃以牡蠣四逆湯調於前繼之以桂枝柴胡各半湯旬日瘥

論曰仲景雖云三陽受病未入於藏者可汗然少陽脈弦細則不可汗將入少陰經也若誤吐下之是逆之且當以救逆先待驚悸定後治餘證此所謂急其所當先也

兩感證三十四

族弟初得病頭痛口乾煩渴第三日予往視之則已耳聾囊縮昏冒不知人厥逆水漿不下矣予曰速治

後事是謂兩感證不可治矣。越三日死。

論曰。仲景論傷寒兩感云。凡傷於寒。熱雖甚不死。若兩感於寒而病者必死。又曰。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既云必死。又云治有先後。何也。大抵此病。表裏雙傳。臟腑俱病。患此者十無一生。故云必死。然仲景豈以己見而重誣後人哉。故有發表攻裏之說。以勉後人。恐萬世後遇大聖而得之。不欲絕望於後人。仲景之心仁矣。

### 三陽合病證三十五

有市人李九妻。患腹痛。身體重。不能轉側。小便遺失。或作中溼治。予曰。非是也。三陽合病證。仲景云。見陽明篇第十證。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轉側。口不仁。面垢。譫語。遺尿。不可汗。汗則譫語。下則額上汗出。手足逆冷。乃三投白虎湯而愈。

### 白虎加人參湯證三十六

從軍王武經病。始嘔吐。俄爲醫者下之。已八九日。而內外發熱。予診之曰。當行白虎加人參湯。或云既吐復下。是裏虛矣。白虎可行乎。予曰。仲景云。見太陽篇二十八證。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者。白虎加人參湯。證相當也。蓋吐者爲其熱在胃脘。而脈致令虛大。三投而愈。

論曰。仲景稱傷寒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者。人參白虎湯主之。又云傷寒脈浮無汗。發熱不解。不可與白虎湯。又云脈滑爲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國朝林億校正。謂仲景此法必表裏

字差矣。是大不然。大抵白虎能除傷寒中暍。表裏發熱。故前後證。或云表裏俱熱。或云表熱裏寒。皆可服之。宜也。中一證。稱表不解。不可服者。以其宜汗發熱。此全是傷寒麻黃與葛根湯證。安可行白虎。林但見所稱表裏不同。便謂之差。是亦不思不精之過也。

發熱惡寒證三十七

人患發熱惡寒。自汗。脈浮而微弱。予以三服桂枝投之。遂愈。仲景云。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者。汗自出。膏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宜桂枝湯。

論曰。仲景云。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瀉淅惡寒也。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此醫發其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之。使陰氣弱。此爲醫所病而然也。大抵陰不足。陽從之。故陽內陷發熱。陽不足。陰往乘之。故陰上入陽中。則惡寒。陰陽不歸其分。是以發熱惡寒也。故孫真人云。有熱不可大攻之。熱去則寒起。

結胃可下證三十八

維揚李寅始病頭疼。發熱惡風。醫者下之。忽爾心下堅硬。項強。短氣。宛然結胃中證也。予曰。幸爾脈不浮。心不煩躁。非陷胃湯不可投之一宿乃下。

論曰。仲景言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於胃。因作結胃者。以下之太早故也。蓋惡寒尙有表證未罷。而下之。故陽氣內陷。陽內拒痛。脈浮者不可下。下之則死。結胃煩躁者必死。此是惡證。辯者仔細。

結胃可灸證三十九

城東李氏子年十八病傷寒結胃狀如瘥自心至臍手不可近短氣心煩真結胸也醫者便欲下之予適過其門見其愴惶面無色予曰公有憂色何也曰以長子病傷寒作結胃證醫者將下之而猶豫予就爲診之自關以上浮大表證未能不可下也曰事急矣予以黃連餅子灸臍中數十壯得氣下心腹軟繼以和氣解肌藥數日瘥當時若下定是醫殺

汗後吃逆證四十

張保義得汗後吃逆或者以胃虛則噦故吃逆也投以乾薑橘皮等湯不下命予治之予曰此證不可全作胃虛治六脈尙躁是餘毒未解耳投以小柴胡湯兩啜而愈

漏風證四十一

癸卯秋九月牒試淮南僧臺同試有建陽彭子靜得疾身熱頭痛嘔逆自汗如洗已數日矣召予診視謂予曰去試不數日而疾勢如此爲之奈何予曰誤服藥多矣此證當先止汗幸無憂也予作朮附湯與之三投而汗止次日微汗熨熨身涼五日而得愈

小便出血證四十二

里人有病中脘吐心下煩悶多昏睡倦臥手足冷蓋少陰證也十餘日不瘥忽爾通身大熱小便出血予曰陰虛者陽必湊之今脈細弱而臍下不痛未可下桃仁承氣且以芍藥地黃湯三投而愈

妊娠傷寒腳腫證四十三

里巷一婦人妊娠得傷寒。自腰以下腫滿。醫者或謂之阻。或謂之腳氣。或謂之水分。予曰。此證受胎脈也。病名曰心實。當利小便。醫者曰利小便。是作水分治。莫用木通。葶藶。桑皮。否。曰當刺勞宮。關元穴。醫大駭。曰。此出何家書。予曰。仲景玉函經曰。婦人傷寒。妊娠。及七月。腹滿。腰以下如水溢之狀。七月太陰當養。養此心氣實。當刺勞宮及關元。以利小便。則愈。予教令刺穴遂瘥。

風溫證四十四

己酉虜騎破淮。俱疫癘大作。時有王朝奉寓天慶。得疾。身熱自汗。體重難以轉側。多眠。鼾睡。醫作三陽合病。或作漏風證。治之不愈。予曰。此風溫病。投以萎蕤湯。獨活湯。數日瘥。

論曰。仲景云。見太陽病脈篇。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瘳。又云。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遇於風。變爲風溫。大抵溫氣大行。更遇風邪。則有是證。今當春夏。病此者多。醫作傷寒漏風治。非也。不是火不可下。不可大發汗。而仲景無藥方。古法謂可取手少陰火。足厥陰木。隨經所在而取之。故用萎蕤湯。獨活湯。輩爲宜。若發熱無下證者。當用知母石膏湯。誤汗之。則防己黃芪湯救之。

句容縣東豪子李姓者。得傷寒數日。村落無醫。易師巫者五六日矣。或汗下。雜治百出。遂成壞病。子時自江北避寇。遁伏江左。求宿於其家。夜半聞呻吟聲。詢之。云患傷寒逾旬矣。子爲診視。其脈見於上下脣。皆已蠹蝕。聲嘶而咽乾。舌上白胎。齒無色。子曰病名狐惑。殺人甚急。秉燭爲作雄黃丸瀉心湯。投之。數日瘥。發黃證四十六。

五月。避地維揚。東面里沙中。一豪子病傷寒八九日。身體洞黃。鼻目皆痛。兩膊及項頭腰皆強急。大便澀。小便如金。子診曰。脈緊且數。其病脾先受溼。暑熱蘊蓄於足太陰之經。宿穀相搏。鬱蒸而不得泄。故使頭面有汗。項以下無之。若鼻中氣冷。寸口近掌無脈。則死。今脈與證相應。以茵陳湯調五苓散與之。數日瘥。溼家發黃證四十七。

人病身體疼痛。而黃喘滿。頭痛。自能飲食。大小便如常。或者多以茵陳五苓散與之。子診其脈曰。大而虛。鼻塞且煩。其證如前。則非溼熱與宿穀相搏。乃頭中寒溼。仲景云。疼痛發熱。而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溼。故鼻塞。納藥鼻中則愈。而仲景無藥方。其方見外臺刪繁證云。治天行熱毒。通貫臟腑。沈鼓骨髓之間。或爲黃疸。須瓜蒂散。瓜蒂二七枚。赤小豆秫米各二七枚。爲末。如大豆許。內鼻中。縮鼻當出黃水。慎不可吹入鼻中深處。

黃入清道證四十八。

夏有高師病黃證。鼻內痠疼。身與目如金色。小便赤澀。大便如常。則知病不在臟腑。今眼睛疼。鼻額痛。則

知病在清道中矣。清道者華蓋肺之經也。若服大黃則必腹脹爲逆。當用瓜蒂散先含水。次搯之。令鼻中黃水盡則愈。如其言數日而病除。

先汗後下證四十九

己酉夏一時官病傷寒。身熱頭疼無汗。大便不通。已五日矣。予適自外邑歸城。訪之。見醫者治大黃芒硝輩將下之矣。予曰子姑少待。予適爲診視。視之脈緩而浮。臥密室中。自稱惡風。予曰病人表證如此。雖大便閉。腹且不滿。別無所苦。何遽便下。於仲景法須表證罷。方可下。不爾邪毒乘虛而入內。不爲結胃。必爲協熱利也。予作桂枝麻黃各半湯。繼之以小柴胡湯。絜絜然汗出。大便通。數日愈。

論曰仲景云傷寒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擬欲攻之。當先解表。方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堅。實有燥屎。方可議下。若不宜下。而遽攻之。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必篤。重者必死。

太陽瘀血證五十

仇景莫子儀病傷寒七八日。脈微而沈。身黃發狂。小腹脹滿。臍下如冰。小便反利。醫見發狂。以爲熱毒蓄伏心經。以鐵粉牛黃等藥。欲止其狂躁。予診之曰非其治也。此瘀血證爾。仲景云陽病身黃。脈沈結。小腹硬。小便不利。爲無血。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也。可用抵當湯再投。而下血幾數升。狂止。得汗而解。經云血在下則狂。在上則忘。太陽膀胱經也。隨經而蓄于膀胱。故臍下脹。自闌門會滲入大腸。若大便黑者。此其驗也。



陰病陽脈證五十一

劉中道初得病。四肢逆冷。臍中築痛。身疼如被杖。蓋陰證也。急投金液來復之類。其脈得沈而滑。蓋沈者陰證也。滑者陽脈也。病雖陰而是陽脈。仲景所謂陰證見陽脈生也。於是再灸臍下丹田百壯。謂手足溫。陽回體熱而汗解。

或問滑脈之狀如何。曰仲景云翁奄沈名曰滑。古人論滑脈。雖云往來前卻。流利展轉。替替然與數相似。曾未若仲景三語而足也。翁合也。言張而復合也。故云翁爲正陽。沈言脈降而下也。故曰沈爲純陰。方翁而合。俄降而下。奄謂奄忽之間復降也。仲景論滑脈方爲諦當也。

辯少陰脈緊證五十二

玄華得傷寒六七日。煩昏睡多吐嘔。小便白色。自汗出。予診其脈。寸口尺中俱緊。謂曰寒中少陰經中。是以脈緊當作少陰治也。仲景云病人脈緊反汗出。亡陽也。屬少陰證。當咽痛而復吐利。蓋謂此也。

有難者曰。脈訣以緊爲七表。仲景以緊爲少陰。緊脈爲陰耶。予曰寸口脈俱緊者。口中氣出。唇口乾燥。踈臥。足冷。鼻中涕出。舌上白胎。勿妄治也。又云緊則爲寒。又云曾爲人所難。緊脈從何而來。師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裏寒。故令脈緊。又曰寸口脈微。尺中緊。其人虛損多汗。由是觀之。則是寒邪入經絡所致。皆虛寒之脈也。其在陽經則浮而緊。在陰經則沈而緊。故仲景云浮緊者名爲傷寒。又云陽明脈浮而緊者。必潮溼。此在陽則脈浮而緊者。仲景又云病人脈陰陽俱緊者。屬少陰。又云寸口脈微。尺脈緊。其人虛損多

汗則陰常在絕不見陽。又云少陰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此欲解也。此在陰沈而緊也。仲景云浮爲在表。沈爲在裏。數爲在腑。遲爲在臟。欲知表裏臟腑。先以浮沈遲數爲定。然後兼餘脈而定陽陰也。若於脈訣而言。則疏矣。故予嘗謂傷寒脈者。當以仲景脈爲準法。

青筋牽引證五十三

吳德甫戊申春病傷寒。先寒後熱。項筋強急。腳蹠縮不得伸。醫者欲以麻黃輩除其頸強。又欲桂枝加附除其足縮。予曰。皆非治也。此時行疫氣病。爲青筋牽引。投以柴胡地黃湯。三服而病已。

論曰。龐安常論四時受乖氣而成臟腑。陰陽溼毒者。春名青筋牽。夏曰赤脈攢。秋名白氣狸。冬名黑骨溫。毒。四季中十八日名黃肉。隨毒氣在頭項。使人青筋牽急。故先寒後熱。腳縮不得伸。蓋謂此。夫天行之病。大則流毒天下。小則方次一鄉。亦有逼着一家者。悉由氣運鬱結。變成乖戾之氣。人命遭之所成病者。能調護將理。庶可免耳。

下膿血證五十四

遠族人患傷寒。他醫以陰證治之。硫黃附子相繼而進。旬日大脹下膿血。或如赤豆汁。醫尙作少陰證治。復下桃花湯治之。予因診視曰。所誤多矣。表裏虛熱氣乘虛入腸胃。而又投以燥藥。是以下膿血也。遂投梅煎散。數劑愈。

刺陽明證五十五

庚戌五月李氏病傷寒。身熱頭痛無汗。渾身疼痛。脈浮大而緊。予投以麻黃湯。數服終不得汗。又多用張苗燒蒸之法。而亦不得。予教令刺陽明。少間汗出。熱熨遍身。一時間。是夕身涼病退。  
論曰。刺熱論云。熱病先手臂痛。刺陽明而汗出。又曰。刺陽出血如大豆。病已。蓋謂刺也。陽明穴在手大指內側。去爪甲角。手陽明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大凡傷寒熱病。有難取汗者。莫如鍼之爲妙。仲景云。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素問云。病甚者爲五十九刺。其詳在註中。

### 陰陽交證五十六

里有張姓者。病傷寒。醫汗之。汗雖出。身熱如舊。予診之曰。得汗宜身涼。脈靜喜食。今脈躁。身熱不食。狂言。病名陰陽交。不可治也。素問黃帝問有溫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病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名何疾。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能食而不復熱矣。汗者精氣。今汗出而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其壽可立而傾也。果半日死。

### 陰陽易證五十七

己巳鄰人王友生以販京爲業。畜一婢。患傷寒。熱八九日。予爲治之。得汗而愈。未數日。生自病。身熱頭重。不欲舉。目中生花。召予視之。予曰。是必傷寒初愈。婦人交接得之。卽令陰頭上必腫。小腹絞痛。然是陰陽易也。生曰。前患者婢子。意謂已安。遂與之交。翌日得此疾。良苦。予曰。失所治。必吐舌數寸而死。予作猥鼠。

糞燒禪散等。以利其毒氣。旬日安。

又手冒心證五十八。

乙巳六月。吉水譚商人寓城南。得傷寒。八九日。心下惕惕然。以兩手捫心。身體振振動搖。他醫以心痛治之。不效。予曰。此汗過多之所致也。仲景云。持脈時。病人又手自冒心。心下悸。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又云。發汗過多。其人又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證。予投黃芪建中真武。及甘草桂枝。漸得平復。

傷寒耳聾證五十九。

戊申年。類試山陽。一時官病傷寒。八九日。耳聾而無聞。楚醫少陽治。意謂仲景稱少陽受病。則脅痛而耳聾也。予診之曰。兩手脈弱而無力。非少陽證也。若少陽則渴飲水。心煩但寐。咽痛。今俱無此證。但多汗驚悸。必汗過多所致也。仲景云。未持脈時。令病人欬而不欬者。兩耳聾無所聞也。所以然者。因重發汗。虛故如此。病家曰。醫者嘗大發汗矣。遂投以真武白朮附子湯。數日。耳有聞而愈。

揚手躑足證六十。

己酉。王仲賢患傷寒。發熱頭痛。不惡風。身無汗。煩悶。脈浮而緊。八九日不退。予診之曰。麻黃證也。所感多熱。是以煩躁。遂投以麻黃湯三服。至暮。煩愈。甚。手足躁亂。揚躑不止。或以爲發狂。須用寒藥。予爭之曰。此汗證也。幸勿憂。切忌亂服藥。守一時。須稍定。比寐少時。中汗出矣。仲景云。至六七日。三部大。手足躁亂者。

欲解也。蓋謂此耳。若行寒劑。定是醫殺。

遺尿證六十一。

城南婦人。腹滿身重。遺尿。言語失常。他醫曰。不可治也。腎絕矣。其家驚憂無措。密召予至。則醫尚在座。乃診之曰。何謂腎絕。醫家曰。仲景謂洩便遺失。狂言反目直視。此謂腎絕也。予曰。今脈浮大而長。此三陽合病也。胡爲腎絕。仲景云。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厥冷。白虎證也。今病人譫語者。以不當汗而汗之。非狂言反目直視。須是腎絕脈。方可言此證。乃投以白虎加人參湯。數服而病悉除。

舌上滑胎證六十二。

丁未五月。鄉人邢原暉。病傷寒。寒熱往來。心下鬱悶。舌上白滑胎。予曰。舌上滑胎。有數證。有陰陽脈緊。鼻出涕者。有藏結而不可治者。有溫瘧。丹田有熱者。有陽明脅下墜者。此證屬陽明。宜梔子湯吐之。於前小柴胡繼於其後。數日汗解而愈。

衄血證六十三。

睢陽張士美。病傷寒。七八日。口燥飲水而不嚥入。俄而衄血。脈浮緊。身熱。醫者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血者。屬麻黃湯。予曰。不可。古人雖云當汗不汗。熱化爲血。此證亦有不可汗者。仲景云。陽明病。口燥。但欲飲水而不嚥者。必發衄。衄家不可發汗。發汗則額上陷。不得眠。不能胸。此只可用犀角湯。地黃湯。若

當時行麻黃必額上陷直視不眠也。

傷寒脅痛證六十四

董齊賢病傷寒數日兩脅挾臍痛不可忍。或作奔豚治。予視之曰非也。少陽膽經循脅入耳。邪在此經。故病心煩喜嘔渴。往來寒熱。默不能食。胃脅滿悶。少陽證也。始太陽傳入此經。故有是證。仲景云太陽病不解。傳入少陽。脅下滿乾嘔者。小柴胡湯主之。三投而痛止。續得汗解。

傷寒溫瘧證六十五

友人孔彥輔病傷寒。身大熱。頭痛自汗。惡熱。陽明證也。此公不慎將理。病未除。當風取涼。以自快。越半月。寒熱大交作。予再視之。則爲壞病溫瘧矣。仲景云若十三日以上。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當依舊壞病證而治之。若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變成溫瘧。脈之變證。方治如法。乃小柴胡湯之類。加桂枝治之愈。論曰。往來嘗見一士人施瘧方。以榜睢陽市肆。柴胡白虎之類也。俗人不問是何瘧證。例用前方。往往反變大疾。嗚呼。將欲濟人。反致損人。豈理也哉。予嘗謂瘧證最多。有暑瘧。食瘧。脾寒瘧。手足三陰三陽皆有瘧。脾肺腎肝心胃亦有瘧。各各不同。安得一概與柴胡白虎湯耶。誤治尙可擬議。惟脾寒中暑二證。若水火不相將。素問曰夏傷於暑。秋爲痲瘧。又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始因伏暑。得秋氣乃發。故先熱後寒。或熱多寒少。頭目昏痛。虛則發戰。汗出一時而止。蓋心惡暑。氣心爲君。心不受邪。而心包絡痰涎所聚。暑伏於涎中。豈比脾寒而厚朴草果所能驅溫瘧。而柴胡黃芩所能止也。非砒礞腦麝之屬不能入。故暑

瘧脾寒患者多而醫者不識。妄投以寒藥。真氣先受病。所以連綿不已也。予嘗精究瘧證一病。須詳審諦。當然後行藥。十治十中無有失者。衆人以瘧爲難療。予獨以爲易治。要在別其證類。識其先後耳。因論溫瘧言及此。亦欲使患者知藥不可妄投也。素問瘧論甚詳。當精觀之。

### 發斑證六十六

族有乳媪。患傷寒七八日發斑。肌體如火。脈洪數而牢。心中煩滿不快。俄而變赤黑斑。其家甚驚惶。予曰。此溫毒也。溫毒爲病最重。而年齒爲邁。是誠可憂也。仲景云傷寒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溼熱。變成溫毒。溫毒最重也。故斑疹生。心下不快。痞悶。遂以升麻玄參湯與之。日夜四五服。斑退而愈。

論曰。華陀云傷寒五日在腹。六日在胃。入胃則可下也。若熱毒未入於胃。而先下之者。其熱乘虛入胃。則胃爛。然熱入胃。要須復下之。不得留在胃中也。胃若實。爲致此病。三死一生。其熱微者。赤斑出。劇者黑斑出。赤斑出者。五死一生。黑斑出者。十死一生。但看人有強弱耳。病者至日。不以時下之。熱不得泄。亦胃爛。斑出。蓋此是惡候。若下之早。則熱乘虛入胃。或下遲。則熱入不得泄。須是乘機不可失時。庶幾輕可也。

### 臍結證六十七

甲辰。鹽商臍舟江次。得傷寒。胃膈痞。連臍下旁不可忍。飲食不進。予診之曰。此非結胃。乃臍結也。不可救矣。臍結者。寸脈浮。關脈細。小沉緊者。尙有白胎。痛引小腹。則死。仲景云。痛引小腹。入陰經者死。次日痛引小腹。午時果死。

陽結證六十八

豫章劉商人傷寒發熱。口苦咽乾。腹滿。能食。大便閉。醫作陽明治。召予視。同坐。予問醫曰。何以見證屬陽明。醫曰。仲景云。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又云。陽明病。若能食。名曰中風。不能食。名曰傷寒。又曰。少陽陽明者。胃中煩。大便難。是審茲三者。全是陽明證也。予曰。陽明之脈長而實。中風者必自汗。今證雖陽明。然脈反見數。而身無汗。果可作陽明治否。醫無以應。予曰。以僕觀之。所謂陽結也。今計其日。已十六日矣。來日當病劇。當與公治之。其家疑而不決。來日病果大作。亟召予曰。是陽結證也。仲景云。脈有陰結陽結。何以別之。答曰。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此爲實名陽結也。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鞭。名曰陰結。期十四日當劇。今病者十七日而劇者。是其候也。乃投以大柴胡。兩啜而病除矣。

論曰。仲景云。脈來芤芤如車蓋者。名曰陽結。脈來累累如循長竿者。名曰陰結。芤芤如車蓋。則是浮是數之狀。仲景所謂善取象矣。然則陽結何以十七日當劇。陰結何以十四日當劇。蓋十七日老陽少陽之數。十四日老陰少陰之數也。老陽之數九。少陽之數七。七九計十六。更進一數。陽之數而其道常饒。又陽數奇。故也。老陰之數六。少陰之數八。八六計十四日。不進者。陰主靜。而其道常乏。又陰數偶也。如此盈虛消長。不能逃乎時數。

傷寒協熱利證六十九

庚戌四月。鄉婦吳氏病傷寒。頭疼身熱。下利不止。衆醫多以附子理中。金液治之。煩躁而利愈甚。予視之。



曰脈遲而沉。若臍下熱。則協熱利也。投三黃熟艾湯。三服而利止。渴除。漸投以解肌汗藥。而得汗。瘥。

胃熱嘔吐證七十。

丁未歲夏。族妹因傷寒。已汗後。嘔吐不止。強藥不下。醫以丁香硝石硫黃藿香等藥治之。蓋作胃冷治也。予往視之。曰。此汗後餘熱尙留胃脘。若投以熱藥。如以火濟火。安能止也。故以香薷湯。竹茹湯。三服愈。

霍亂轉筋證七十一。

夏鍾離德全。一夕病。上吐下瀉。身冷。汗出如洗。心煩躁。予以香薷飲與服之。翌日遂定。進理中等調之。痊。論曰。仲景云。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而復作。更發熱也。此病多由暑熱。陰陽不和。清濁相干。飲食過傷。三焦溷亂。腹中撮痛。煩渴不止。兩足轉筋。殺人頗急。不可緩也。

兩脛逆冷證七十二。

江西茶客吳某病。頭疼如裹。兩腳自膝以下皆冷。曾間多汗。時時譫語。醫作陰證。治以附子輩。意其足冷而厥也。予診其脈。關滯尺急。遂斷以溼溫脈證。其病先日受溼。而又中喝。溼熱相搏。故此證成。急以白虎三投而解。

汗後勞復證七十三。

有人傷寒。得汗數日。忽身熱自汗。脈弦數。宛然復作。斷之曰。勞心所致也。神之所舍。未復其初。而又勞傷。

其神營衛失度。當補其子。益其脾。解其勞。庶幾便愈。醫者在座。難之曰。虛則補其母。今補其子。出在何經也。予曰。出千金方論。子不知虛勞之證乎。難經曰。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此虛則當補其母也。千金方心勞甚者。補脾氣以益其心。脾旺則感於心矣。此勞則補其子也。蓋母生我者也。子繼我助我者也。方治其虛。則補其生我者。與錦囊所謂本骸得氣。遺體受蔭同義。方治其勞。則補其助我者。與荀子未有子富而父貧同義。故二者補法各自有理。醫唯唯而退。

## 汗後瘡瘍證七十四

李琛大夫病傷寒。發熱。面目俱赤。氣上衝。腹滿。大小便閉。無汗。脈緊而長。予令服大承氣湯。他醫以小柴胡湯與之。不驗。又以大柴胡湯與之。亦不效。又增犬柴胡湯大劑。大便通。下燥屎得愈。乃誇曰。果不須大承氣。予笑曰。公苟圖目前。而不知貽禍於後。病雖瘥。必作瘡瘍之證。後半月。忽體生赤瘡。次日背發腫如盤。堅如石。痛不堪忍。渠以爲背疽。憂甚。急召予。予曰。瘡瘍之證也。若當日服承氣。今無此患矣。治以數日瘥。或者問何以知其瘡瘍之證。予曰。仲景云。跌陽脈滑而緊者。胃氣實。脾氣強。持實擊強。痛還自傷。以手把刃坐作瘍。蓋病勢有淺深。藥力有輕重。治者必察其病者如何耳。疾勢深則以重劑與之。疾勢輕則以輕劑與之。正如持衡。錙銖不偏也。不然。焉用七方十劑。今病人毒邪如此深。須藉大黃、朴硝、蕩滌藏府。經絡毒氣。利三二行。則邪毒皆去。今醫小心謹慎。又不能了了見得根源。但以大柴胡得屎。因謂大便通行。便得安痊。不知遺禍於後。必瘡瘍。當時若聽予言。豈有斯患。

面垢惡寒證七十五。

一尼病頭痛身熱煩渴躁診其脈大而虛問之曰小便赤背惡寒毛竦洒洒然而垢中暑也醫作熱病治但未敢服藥予投以白虎湯數日愈。

論曰仲景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又云其脈弦細扎遲何也素問曰寒傷形熱傷氣蓋傷氣不傷形則氣消而脈虛弱所以弦遲扎細皆虛脈而可知矣。

傷寒下利證七十六。

呂商得傷寒自利腹滿不煩不渴嘔吐頭痛予診跌陽脈大而緊曰太陰證也若少陰下利必渴今不渴故知太陰證仲景云自利不渴屬太陰調治數日愈。

論曰或問傷寒何以診跌陽予曰仲景稱跌陽脈大而緊者當卽下利脈經云下利脈大爲未止脈微細者今日愈仲景論跌陽脈九十一處皆因脾胃而設也且如稱跌陽脈滑而緊則曰滑乃胃實緊乃脾弱跌陽脈浮而濇則曰浮爲吐逆水穀不化濇則食不得入跌陽脈緊而浮浮則腹滿緊則絞痛跌陽脈不出則曰脾虛上下身冷膚硬則皆脾胃之設可知矣大抵外證腹滿自利嘔惡吐逆之類審是病在脾胃而又參決以跌陽之脈則無失矣其脈見於足跌之陽故曰跌陽仲景譏世人握手而不及足。

傷寒閉目證七十七。

李思順得傷寒惡寒發熱口中氣熱如火不絕七八日矣而目閉不肯開予診其脈陰陽俱緊是必汗之

而復下之故也。此壞證矣。病家曰：一醫於三日前汗之不愈，一醫復下之，而目閉矣。遂投以小柴胡湯，五服而愈。

論曰：或問何以知其汗下而目閉？予曰：仲景稱傷寒發熱，口中氣勃勃然，頭痛目黃，若下之則目閉。又云：傷寒脈陰陽俱緊，惡寒發熱，目赤，脈多睛不慧，醫復汗之，咽中傷，若復下，則兩目閉。此壞證，須小柴胡湯調之愈。

傷寒表實證七十八

羽流病傷寒，身熱頭痛，予診之曰：邪在表，此表實證也。當汗之，以麻黃輩，數日愈。

論曰：或問傷寒因虛，故邪得以入之，今邪在表，何以爲表實也？予曰：古人稱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入，去爲病則實。蓋邪之入也，始因虛，及邪居中，反爲實矣。大抵調治傷寒，先要明表裏虛實，能明此四字，則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何以明之？有表實，有裏實，有裏虛，有表裏俱實，有表裏俱虛。予於表裏虛實百證歌中，嘗論之矣。仲景麻黃湯類，爲表實而設也；桂枝湯類，爲表虛而設也；裏實承氣之類，裏虛四逆理中之類，表裏俱實，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也；表裏俱虛，所謂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也。

手足逆冷證七十九

酒家朱三者，得傷寒，六七日，自頸以下無汗，手足厥冷，心下滿，大便秘結，或者見其逆冷，又汗出滿悶，以爲陰證，予診其脈沉而緊，曰：此證誠可疑，然大便結者爲虛結也，安得爲陰？脈雖沉緊，爲少陰證，然少陰

證多矣。是自利未有祕結。予謂此半在表。半在裏也。投以小柴胡湯。大使得通而愈。  
論曰。傷寒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  
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表。半在裏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所  
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也。難者曰。仲景云。  
病人脈陰陽俱緊。及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今云陰不得有汗。何也。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何以頭  
汗出。則知非少陰。予曰。此說正是議論處。謂四肢冷。脈沉緊。腹滿。全是少陰。然大便硬。頭汗出。不得謂少  
陰。蓋頭者三陽所聚。三陽自胷中而還。有頭汗出。自是陰虛。故曰汗出爲陽微。是陰不得有頭汗也。若少  
陰有頭汗。則九死一生。故仲景平脈法云。心者火也。名火陰。其病頭無汗者。可治。有汗者死。心爲手少陰。  
腎爲足少陰。然相與爲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

寒熱類傷寒證八十

一。尼病惡風。體倦。乍寒乍熱。面赤心煩。時或有汗。他醫以傷寒溫瘧治之。見其寒熱往來。時方疫氣大作  
也。大小柴胡雜進。數日愈甚。轉劇。予診之曰。兩手不受邪。厥陰脈弦長而上魚際。此非傷寒。乃陰動不得  
陽也。此正與倉公治一繡女病同。投以抑陰等藥。數日愈。  
論曰。昔褚澄云。治師尼寡婦。別製方。蓋有爲也。師尼寡婦。獨居怨曠。獨陰而無陽。欲心屢萌。而不適其慾。  
是以陰陽交爭。乍寒乍熱。虛汗倦怠。全類溫瘧。久久成癆瘵矣。嘗記史書倉公傳載。濟北王侍者繡女病。

腰背寒熱。衆醫皆爲寒熱也。倉公曰。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何以知之。診其脈。肝部弦出寸口。是以知也。男子以精爲主。女子以血爲主。男子精溢則思室。女子血盛則懷胎。肝攝血者也。今肝脈弦長。上寸口及魚際。則血盛欲男子之候也。然則治師尼寡婦。尤不可與尋常婦人一概論也。

失汗衄血證八十一

里人秦氏子得傷寒。發熱身疼。骨節疼痛。惡風無汗。或者勸其不須服藥。待其自安。如是半月矣。而病不除。不得已召醫治之。醫至問日數。又不審其脈與外證。但云已過期矣。不可汗下矣。且與調氣藥以正氣。復延子診其脈。浮濇而緊大。此麻黃證無疑者。但恐當汗不汗。化爲衄血。必有是證。言未已。衄血作。子急以麻黃湯與之。繼之以犀角地黃湯。血止汗解愈。

論曰。仲景云。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卽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或稍遲。病卽傳變。雖欲除。必難爲力。今醫不究根源。執以死法。必汗之於四日之前。下之於四日之後。殊不知此惑也。又云。病不服藥。猶得中醫。此爲無醫而設也。若大小便不通。必待其自瘥乎。蓋前後不得洩。必下部腹脹。數日死矣。又況結胃蓄血。發狂發斑之類。未有勿藥而愈者。知者知變。愚者執迷。以取禍也。須是隨病淺深。在表在裏。或陰或陽。早爲治療。如救火及溺然。庶易瘥。素問云。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扁鵲望齊侯而逃。其斯之謂歟。

一豪子郭氏得傷寒數日。身熱頭疼。惡風。大便不通。臍腹膨脹。易數醫。一醫欲用大承氣。一醫欲大柴胡。一醫欲用蜜導。病家相知。凡三五人。各主其說。紛然不定。最後請予至。問小便如何。病家云。小便頻數。乃診六脈。下及跌陽脈浮且澀。予曰。脾約證也。此屬太陽陽明。仲景云。太陽陽明者。脾約也。仲景又曰。跌陽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搏。大便則鞭。其脾爲約者。大承氣大柴胡恐不當。仲景法中麻仁丸不可易也。主病親戚尙爾紛紛。予曰。若不相信。恐別生他證。請辭。無庸召我。坐有一人。乃弟也。遂巡曰。諸君不須紛爭。既有仲景證法。相當不同。此說何據。某雖愚昧。請終其說。諸醫若何。各請敘述。衆醫默默紛爭始定。予以麻仁丸百粒。分三服。食頃間盡。是夕大便通。中汗而解。

論曰。浮者風也。澀者津液少也。小便頻數。津液枯竭。又爍之以風。是以大便堅鞭。乃以大黃朴硝湯劑蕩滌腸胃。雖未死。恐別生他證。嘗讀千金方論腳氣云。世間人病有親戚故舊遠近問病。其人曾不經一事。未讀一方。騁騁詐作明能。詭論。或言是虛。或言是實。或以爲風。或以爲蟲。或道是水。或道是痰。紛紛謬說。種種不同。破壞病人心意。莫知孰是。遷延未定。時不待人。忽然致禍。各自走散。凡爲醫者。要識病淺深。探贖方書。博覽古今。是事明辨。不爾。大誤人事。識者宜知以爲醫戒。

格陽關陰證八十三

張養愚患傷寒八九日以上。吐逆。食不得入。小便疔悶不通。醫作胃熱而吐。傳入膀胱。則小便不通也。予診其脈。見寸上二溢。而尺覆關中。伏而不見。乃斷之曰。格陽關陰證也。陽溢於上。不得下行。陰覆於下。不

得上達。中有關格之病。是以屢汗而不得汗也。予投以透膈散。三啜而吐止。小便利而解。論曰。或問何謂格陽關陰。答曰。難經云。關以前動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陰乘之脈也。又曰。陰氣太盛。陽氣不得營。故曰關。陽氣太盛。陰氣不得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能相營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矣。素問曰。人迎四盛以上爲格。陽寸口四盛以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仲景云。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小便不利。格則吐逆。又跌陽脈浮而澀。浮則吐逆。水穀不化。澀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由是言之。關脈沉伏而澀。尺寸有覆溢者。關格病也。何以言之。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在卦爲泰。泰者通也。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在卦爲否。否者閉也。今陽不降。上魚際爲溢。故其病吐逆。名爲外格。陰不得上浮。入尺爲覆。故其病小便不通。爲內關。此關格之異也。

太陽陽明合病證八十四

有豪子病傷寒。脈浮而長。喘而胷滿。身熱頭疼。腰脊強。鼻乾。不得眠。予曰。太陽陽明合病證。仲景法中有三證。下利者。葛根湯。不下利。嘔逆者。加半夏。喘而胷滿者。麻黃湯也。治以麻黃湯。得汗而解。論曰。或問傳入之次第。自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何哉。說者謂陽主生。故足太陽水。傳足陽明土。土傳足少陽木。爲微邪。陰主殺。故太陰土。傳少陰水。水傳足厥陰木。爲賊邪。少陰水。傳厥陰木。安得爲賊也。故予以爲不然。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太陽根起于至陰。結于命門。名曰陰中之陽。陽明根起于厲兌。名



曰陰中之陽。少陽根起于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太陰根起于隱白。名曰陰中之陰。少陰根起于涌泉。名曰陰中之少陰。厥陰根起于大敦。名曰陰之絕陰。大抵傷寒始因中之氣得之于陰。是以止傳足經者是陰中之陽。陽中之陰。亦自然之次第也。故此篇因黃帝問三陰三陽之離合。岐伯自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而推之。且以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六經不得相失。則其序有授矣。不特此也。以六氣在天而考之。厥陰爲初之氣。少陰爲二之氣。太陰爲三之氣。少陽爲四之氣。陽明爲五之氣。太陽爲六之氣。此順也。逆而言之。則太陽而後陽明。陽明而後少陽。少陽而後太陰。太陰而後少陰。少陰而後厥陰。傷寒爲病在氣。則逆而非順。自太陽而終厥陰也。

懷懷怫鬱證八十五

士人陳彥夫病傷寒八九日。身熱無汗。喜飲。時時譫語。因下利後。大便不通三日。非煩非躁。非寒非痛。終夜不得眠。但心沒曉會處。或時發一聲如歎息之狀。醫者不曉。是何證。但以寧心寬膈等藥。不效。召予診視。兩手關脈長。按之有力。乃曰懷懷怫鬱證也。此胃中有燥屎。宜與承氣湯服之。下燥屎二十枚。次復下溲糞。得利而解。

論曰。仲景云。陽明病下之。心中懷懷而微煩。胃中有燥屎。可攻。宜承氣湯。又云。病者小便利。大便秘。難乍易。時有微熱。怫鬱不得眠者。有燥屎也。承氣湯主之。蓋屎在胃。則胃不和。素問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所以夜不得眠也。仲景云。胃中燥。大便堅者。必譫語。此所以時時譫言也。非煩非燥。非寒非痛。所謂心中

懷懷也。聲口歎息而時發一聲。所謂水氣怫鬱也。燥屎得除。大便通利。陰陽交和。是以其病得除。

兩手撮空證八十六

市人張某。年可四十。病傷寒。大便秘利。日晡發熱。手循衣縫。兩手撮空。目直視急。更三醫矣。皆曰傷寒最惡證也。不可治。後召予。予不得已往診之。曰。此誠惡候。染此者十中九死。仲景雖有證而無治法。但云脈弦者生。澀者死。況經吐下。難于用藥。謾以藥與。若大便秘通。而脈強者。庶可料理也。遂用小承氣湯與之。一投而大便通利。諸疾漸退。脈且微弦。半月得瘥。

論曰。或問下之而脈得弦者生。何也。答曰。金匱玉函經云。循衣摸牀。妄撮。怵惕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澀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承氣湯與之。余嘗觀錢仲陽小兒訣法。手循衣領。及亂捻物者。肝熱也。此證玉函列在陽明部。陽明胃也。肝有邪熱。淫于胃經。故以承氣湯瀉肝。而得強脈。則平而和。胃且堅不受。此百生之理也。予嘗謂仲景論不通諸醫書。以發明隱奧。而專一經者。未見其能也。須以古今方書。發明仲景餘意。

下利服承氣湯證八十七

客有病傷寒。下利。身熱。神昏多困。譫語。不得眠。或者見其下利。以譫語爲鄭聲。皆陰虛證也。予診其脈曰。此承氣湯證也。衆皆愕然。曰。下利服承氣。仲景法乎。答曰。仲景云。下利而譫語者。有燥屎也。屬小承氣湯。乃投以小承氣。得利止。而下燥屎十二枚。俄得汗解。

論曰內經云微者逆之甚者從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帝曰何謂反治岐伯曰寒因寒用通因通用王冰以爲大熱內結注瀉不止熱宜寒療結伏須除以寒下之結散利止此寒因寒用小承氣止利正合此理

### 溼溫證八十八

丙午歲商人張皓季夏得疾胷項多汗四股時冷頭痛譫語予診其脈關前濡關後數斷曰當作溼溫治蓋先受暑後受溼暑溼相搏是謂溼溫投以白虎加參次以白虎蒼朮頭痛漸退足漸溫汗漸止數日愈此病名賊邪誤服藥則死

論曰或者難云何謂賊邪予曰難經論五邪有實邪虛邪正邪微邪賊邪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者爲賊邪從所勝者爲微邪自病者爲正邪又曰假令心病中暑者爲正邪中溼得之爲賊邪今心先受邪而溼勝之水尅火從所不勝斯爲賊邪五邪之最逆者也難經有云溼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濡弱見於陽部溼氣搏暑也小急見於陰部暑氣溼蒸也故經曰暑溼相搏名曰溼溫是爲賊邪也

### 血結胷證八十九

丁未歲一婦患傷寒寒熱夜則譫語目中見鬼狂躁不寧其夫訪予詢其治法子曰若經水適來適斷恐是熱入血室也越日亟告曰已作結胷之狀矣予爲診之曰若相委信急行小柴胡湯等必愈前醫不識

涵養至此遂成結胃證藥不可及也無已則有一法刺期門穴或庶幾愈如教而得愈

論曰或問熱入血室何爲而成結胃予曰邪入經絡與正氣相搏上下流行或遇經水適來適斷邪氣乘虛而入血室血與邪迫上入肝經肝既受邪則譫語如見鬼肝病則見鬼目昏則見鬼復入臆中則血結於胃也何以言之蓋婦人平居經水常養於目血常養肝也方未孕則下行之以爲月水既妊娠則中蓄之以養胎及已產則上壅得金化之以爲乳今邪逐之併歸肝經聚於臆中壅於乳下非刺期門以瀉不可也期門者肝之膜原使其未聚於乳則小柴胡尚可行之既聚於乳小柴胡不可用也譬如凶盜行於閭里爲巡邏所迫寡婦處女適啓其門突入其室婦女爲盜所迫直入隱奧以避之盜躡其蹤必不肯出乃啓孔道以行誘焉庶幾其可去也血結於胃而刺期門何以異此

六陽俱絕證九十

一達官乘舟悉歸四月風雨飲食不時得疾如傷寒狀頭重自汗身體悉疼醫作中風溼證治投以朮附薑附等湯汗不止單服附子及灸臍下亦不止予往視之曰六陽俱絕不可治也

其汗必如珠驗之果然半時卒

論曰難經云六陽氣俱絕者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開絕汗乃出汗出如珠轉而不流夕占旦死且占夕死此之謂也蓋病者之汗有陽盛陰虛陰盛陽虛陽盛者如骨蒸熱病之汗則流溢如潤陽絕者如此證則凝聚而止假如甑櫃之蒸物出汗而散者陽盛之類也假如置冰於金銀瓦器中汗出而凝聚不流陽絕之證也

# 傷寒九十論校譌

是書世無刊本。醫家得之，奉爲枕中祕。余屢欲刊行，又以原鈔多舛誤處，未得善本校正。人命攸關，非細事也。今夏與徐丈稼甫、江君彤甫、繙閱他書，糾正數處，而彤甫復不敢自信。知貝君靜安素習是道，攜往質之。貝君更爲曲證旁參，於是殆可以無憾矣。間有疑似附錄於後，咸豐三年十一月仁和胡珽識。

目錄一百十二行

文煒按剛臣原作剛瘕，今從舊本仲景傷寒論改。

二頁七行

文煒按吃逆索問吃音同呢。

三頁五行

班字誤原作斑。

本書一頁六行

文煒按尙字據下文當作兆。

八行 賦誠按通順血脈以下出宏景別錄。

二頁一二兩行

附字誤原作附子。

十行 文煒按有當作者。

三頁三行

捐字誤原作損。

七行 文煒按而當作尙。

八頁二行

已字誤原作已。

九頁六行

文煒按京城常作京繩。

十一頁四五兩行

賦誠按蠅字成注傷寒作虺，文煒按舊本仲景論亦作虺，下第九行同。

十四頁七行

賦誠按但字當作使。

十六頁十行懷字誤

十七頁八行原字誤

十八頁八行誠按謂九行文煒按由

二十頁三行醫字誤四行誠按陽五行誠按心字

二十一頁六行誠按搏字經亦十一行文煒按水壹當作外壅誠曰外壅是也蓋十五行高原

文煒謂蒿字必訛疑為高字夏有高乃人之姓字也誠謂或是蒿字蒿師習於水故多溼又黃為溼熱熱盛於夏也挺按若如貝君所言則當為蒿工

二十三頁七行誠按方謂

二十五頁十四行今字誤

二十七頁十二行从刃字得聲十五行胸字誤原从

三十一頁四行腕字誤

三十二頁十一行跌字誤

三十四頁十五行誠按陰

三十五頁六行誠按硬

三十六頁三行文煒按猶

三十七頁三行跌字誤九行文煒按當字十二行頤字誤

三十八頁六行跌字誤六行人字誤

三十九頁二行火敦誤原

四十頁六行復漸退二

四十一頁十一行搏字誤

四十二頁十二行六俱誤原

# 傷寒九十論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目錄一頁十二行校鵠云剛瘧原作剛瘧今改按瘧充自切瘧其非切方書並訓脊強瘧癘二字義本相近

本書二頁十五行原作少

三頁五行原作差

五頁一行原作狀

五頁七行冤猶憊也

八頁二行原作虛四行原作下十行熱再致仲景論校正

九頁十二行藥當作丸十行熱再致仲景論校正

十頁九十兩行案字別下十一行幾幾亦同

十二頁四行原作脈

三十二頁七行原作腹十三行縮字誤

三十四頁三行或者當

三十七頁三行傷當十行此八字有誤

三十八頁六行浮當作伏



四十二頁八行斯字誤 十行原作急

附補校

本書一頁九行通順句應加

三頁三行捐字應加

九頁十三行塘利下疑

十四頁十四行繫音蟄繫

二十三頁三行謂字

二十五頁十三行寒下疑衍 十四行校譌云今當作令按今字

